四書襯義纂要

四書箋義敘

聖道散而爲言猶元氣散而爲物未嘗一日不燦然穹壤間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有見秦滅學漢捐經學者如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年而五星聚奎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形色色元氣之燦然者復著善觀物者觀此足矣或者又欲出新意立異說如小兒强解事嗚呼何不生嘉祐前斯道閉蟄晦冥之際人孰得而知之余病此久矣故有以說經售于時者輒俛弗敢眡非弗眡也以爲天下無二道則聖人必無兩心辭不待贅也友人鐵峯趙君

息

雅是余言一日迺以所輯四書箋義示余閱未及竟共而日是非余所病者頃辱教胄子諸生持一編書曰語孟旁通

余愛之令執復曰是能羽翼傳註毋忽令君所箋甚似而理趣過之遠甚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豈妄售經說者比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爾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粗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夫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之歲龍首甲子陽午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眉山劉有慶拜手書于箋義篇端

韓文公嘗謂儀禮難讀以其於六經中為難讀也余謂六經無難讀惟四書為難讀耳彼尋行較墨而書自書人自人者勿論有能虛心涵泳切己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為聖而吾之所以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眞履實踐

對是書而不愧怍者而後謂之善讀則四書之難讀豈不信耶而讀集註者於其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考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讀之之際不免於凝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是難讀之外又有難讀者焉新吳鐵峯趙先生嘗以其難而爲憂也於是卽凡集註之所援引皆箋釋於其下俾讀集註者開卷瞭然無復凝滯而何難讀之有哉余讀書於肖堂陳氏館知先生之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鋟諸梓以公諸天下則豈徒讀者之幸亦迷者之幸也

泰定乙丑仲春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謹書

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人之意譬如

泝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註脚然其書中凡所引援證據或有攷於註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峯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遂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元提要本末具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且是編一出使家素之書者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檢閱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是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意而深造聖人之道非務爲博洽而已苟惟用心於枝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珠之說可不戒哉而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

月望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陽李粲拜手書

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註之義也余嘗陳四書几間有叩之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迺曰大學敘云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宮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劒戸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何云余則瞿然未知所對或又曰陸績毋斷葱必寸椽以親故受汙辱之名請語其事則語焉不詳吁此夷時鹵莽其學而又患在芸人其困宜矣知困然後能自强則猶可也於是温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所疑彚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葢羣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凡昧於傳註者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辯必由博學是箋也膚謭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刪

正謬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朏豫章後學趙悳序

一庸學章句或問及論孟集註凡所引之事所援之語必究其所本而各箋諸下方非敢臆爲之說中間若有可疑者如八佾之羽數射不主皮之曰鵠麻冕之爲緇布冠之類則又證以它書及先儒之論庶可參互考訂非以立異也間有未詳者則闕之若夫義理之釋則往哲言之詳矣奚庸贅辭

一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今是書之編次亦然庶學之有序而不失朱子教人之意

一箋義所欲引證參以纂疏及集成之所有者茲不復出

一南切折刊四書庸學皆有朱子序文獨語孟闕焉今觀

朱子文集內有論孟集義序一篇葢發明二書大旨而
刊本不載今揭諸論語之前庶四書之序成一家也
一箋義之後繼以附錄者葢采取它經與四書經文之同
者而類證之庶得以曲暢而旁通也或它論有可以補
益者亦因而附之故曰附錄
一四書之學必先觀註疏而後知朱子發明理學之精然
如中庸疏中氣稟之說亦與宋儒相表裏木神仁金神
義等語朱子亦謂康成非苟言衛氏禮記集說云嘗讀
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
鄭註已具斯旨余又觀魏文靖公渠陽集葢亦有是言

此又不可不考也吾黨之士淳熙己酉前悉守古註或業疏義及纂疏出而與註疏並行今以專門決科則初學者有不知註疏爲某某矣又安知有以水爲信者哉朱子論孟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今詳考纂疏集成二書亦多有引註疏之文今故稡輯其所未引而可備參訂者名曰四書註疏纂要各附於每篇之末明六家之說鄭康成孔穎達何晏邢昺趙岐孫奭所以繼朱子之志云

四書箋義引用書目

周易　尚書
周禮　毛詩
禮記　春秋
諸經註疏　公羊
穀梁　孔子家語
五子　文子
孔叢子　管子
抱朴子　文中子
儀禮　爾雅
大戴禮記　戰國策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魏志
晉書　宋書
五代史　劉氏外紀
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發明
宋通鑑　朱子詩傳
朱子易本義　蔡氏書傳
胡氏春秋傳　周易略例
韓詩外傳　衛湜禮記集說
陸淳春秋纂例　程氏春秋分記
皇極經世書　尚書混一解

張子韶論語解　劉氏春秋權衡
周子通書　程子遺書
龜山語錄　朱文公大全集
紫陽格言　朱子語類
文公年譜　朱子小學書
橫渠正蒙　晁氏石經考異
杜佑通典　劉向洪範五行傳
劉向說苑　眞西山讀書紀
韓昌黎文集　豫章集
陸象山語錄　陳祥道禮書
魏了翁渠陽志　饒伯魯補註小學書

許慎說文　禹貢疆理廣記
地理志　呂東萊策問
郝經續後漢書　唐太宗李衛公問答
林少穎羣書辨疑　洪氏五筆
傅寅羣書百考　毛晃韻
楚辭辨證　本草
鶴林玉露　趙與旹賓退錄
王若虛文集　石洞記聞
濂溪先生大全集　黃勉齋文集
神異經　通鑑釋文
楊復儀禮圖　山堂考索

姜夔慶元新進大樂議　二程先生文集

胡士行尚書解　三輔黃圖

陸象山文集　混一輿地要覽

張洽地理沿革志　張子韶孟子解

呂東萊國語圖譜　匈奴傳

漢藝文志　史記謚法解

豫章熊氏小學書　劉子澄類稾

鄭昂韓聲韻元龜　王東岩周禮訂義

陳埴木鍾集　平菴項氏家說

昭德讀書誌　春秋繁露

丁丑三禮辨　三禮圖

鄭氏周禮開方圖說　呂氏春秋
前食貨志　子思子
白虎通　劉向新序
劉向列女傳　唐書
鄭氏通志　通書後錄
近思錄　蘇穎濱文集

四書箋義引用書目終

大學章句箋義卷之一　　守山閣叢書　經部

宋趙悳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朱子章句

章句序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箋云周禮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而樂禮之教居其四又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頒于其鄉吏使各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巡舞列正樂縣之位胥音醑縣音元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蓋樂師教國子大胥小胥教卿大夫諸子也 **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箋按魏鶴山渠陽集云周禮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救官之長參之泰誓顧命節南山諸文最為親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宮故本文云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蓋師氏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

莫不有學正指此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箋禮樂射御書數之目蓋出於周禮地官保氏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禮者吉凶賓軍嘉吉禮十有二曰禋祀曰實柴曰槱燎曰血祭曰貍沈曰疈辜曰肆曰饋食曰祠曰禴曰嘗曰烝凶禮有四喪荒禬恤賓禮有八朝宗覲遇會同問覜軍禮有五師均田役封嘉禮有六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六樂者堯之樂曰雲門黃帝之樂曰咸池舜之樂曰大韶禹之樂曰大夏湯之樂曰大濩武王之樂曰大武五射者一曰白矢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五御者一曰鳴和鸞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和在式鸞在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二曰逐水曲賈公彥疏無正文鄭以意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三曰過君表保氏司馬疏引毛詩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纏旃也按詩傳所引出穀梁昭公八年宋饒伯魯補註小學書略曰植起兩車以為門植兩旗於兩傍以毛褐纏在上以毛裘纏質上以為門闑門之廣狹與車之廣狹爭一握穀梁註握四寸也急驅車走而入只要恰好從當中過若偏則車軸擊著門檄礙而不

得入矣余因記宋書劉德願善御車東立兩柱方容車軸乃於百步外振轡長驅未至數十步痛與牛杖奔從柱間直過正是此法而伯魯不及引以爲證四曰舞交衢郎十字街也謂御車從十字街轉過應於舞節詩云兩驂如舞亦言御車中節也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又按詩秦國風駟驖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註公曰左之者命御車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葢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六書者一曰象形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亦有象形兼會意諧聲者二曰指事象形別出爲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也三曰會意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四曰轉注諧聲別出爲轉注又謂如考老之類五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觸聲成字不可勝舉亦有諧聲兼會意者六曰假借六書惟假借難明假借者本非已有因他所授有同音借義同音不借義有協音借義協音不借義有因義而借音有因借而轉借有語辭之借方言之借鄭夾漈六書序云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云云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間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

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古者有尉律所以教小學也學童十五以上始試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則舉劾之夫古文變而爲籀書籀書變而爲篆隷秦漢之人習篆隷必試以籀書者恐失其原也後之學者六書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經難矣哉且尉律者廷尉治獄之律也古人於獄訟之書猶不敢苟簡若是而況聖人之經乎右所引通志文似太繁因附見于此庶字學亦有可考九數者一曰方田以田疇界域之形狀求步畝田頭之積以廣縱之數求方田圭田斜田以周徑之數求圓田畹田環田以弦矢之數求弧田謂之方田舉其首也二曰粟布布一作米以糲粺糳御之率求米之精粗又以斛斗升合求其多寡以匹丈尺寸求帛之長短以石鈞斤兩求絲之輕重齊其貴賤而交質變易謂之粟米舉其重也三曰衰分以爵次高下求得廩之數以持錢多寡求出稅之數以算賦多寡求發徭之數謂之衰猶等也四曰少廣以合分之術併田廣以除畝法而求田縱以方法除冪積而求方又以圓法除方法而求圓謂之少廣舉其凡也田廣一步縱二百四十步爲一畝今欲裁取其縱少以益廣故曰少廣也按積冪方圓之算不但施於田畝此舉田畝爲例耳五曰商功以堅壤之率求穿地之積以廣袤高深之數四時之程求城塹溝渠之

積與田徒受功之數其負載者又以上下往來步里之數範
車之任求負載之功謂之商功商度也六曰均輸以戶數多
少行道遠近求卒數又以戶數多少粟價高下求僦直以筭
數多少粟價高下求傭錢謂之均輸言輸送遠近勞費均也
七曰盈朒朒本朏盈朏者數人共買物出錢多則有餘少則
不足以有餘不足數求之則人數物價可知數之隱互而難
見者假設有餘不足之數而以此術求之謂之盈朏朏不足
也八曰方程說文程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分以諸禾秉實
之數置行列橫為行直為列諸行遞互相減使每行止存一
列以求各禾秉實之數數不等者交易損益之行有空列以
正負術入之負欠也謂之方程者程校數也方所置行如正
方也此章所求之數至為雜糅古人於算術周密備具矣九
曰句股橫為句直為股斜為弦三者可互相求也句股之術
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為句尺梢為股尺頭與尺梢盡處相去
為弦以句股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
之廣道里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　五禮詳見
周禮春官大宗伯六樂詳見周禮大司樂沈貍貍音埋疈音
僻肆音剔膾音會脤音哂磬音部襄音讓椈與闃同轚音擊
舍拔音捨跋拔矢括也鏥音胄廣縱縱平聲晥音丸田圓而
傾側糲力葛切粺蒲賣切鑿子各切糲粺鑿御皆米名說文
一石舂九斗曰鑿糲十粺九鑿八御七少廣如字冪音覓堅
壤堅謂土已築而密者壤謂土未築而疏者朏音匪月三日

生明之名句音句

及其十有五年至

皆入大學

箋上文言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至於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者按禮記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王制云樂正詩書禮樂之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書之命夔典樂教冑子卽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是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前漢食貨志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註引尚書傳則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疏又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凡此說不同而敘文所引乃食貨志之說故語錄亦云考之內則成童學射御註謂年十五以上以理推之射御非幼年所能小學先教其儀式耳故序文云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則非習其事審此則八歲入小學而習六藝爲得其正若謂十五歲十三歲入小學者於義恐未當而十八二十入大學亦不可信天子之元子者元大也首也文王世子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

公卿大夫元士

箋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
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王制云天
子之元士視附庸疏元善也善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
命不得稱元天子之士所以
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
弟子職諸篇 箋管子書有弟子
職一篇皆弟子事
父兄童子事先生之禮朱子語類云此篇若不在管子中亦
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竊疑是他
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
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却又在規矩準繩之外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序 箋先生年譜是年乃宋光宗淳熙十六年其
年二月光宗即位先生拜祠命辭職名甲子
序大學章句二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
久矣不輟修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

大學章句

經一章 大學孔氏之遺書 箋按序文云及孟子沒而其傳
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又曰顧其為書猶頗放失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其
放失闕略故謂遺書詳朱子所序程氏遺書大略皆此意
齊家以下則舉而錯之耳 箋禮記祭義云致禮樂之道而
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
書本

頗有錯簡箋以舊本較程子所定則正經一章無錯簡而下
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二句乃傳之五章
結句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乃傳之六章釋誠
意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乃傳之三章釋止於
至書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於信乃傳之首章釋明
明德傳之二章釋新民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而脫下文詩
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在前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
謂知本此乃傳之四章釋本末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此
謂修身在正其心此乃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自
第八章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以下文無錯簡矣傳二章

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箋湯之自新其見於仲虺之誥者曰
德日新又曰王懋昭大德太甲篇云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至伊尹之戒太甲曰
惟新厥德時乃日新明德乃湯之家法也文王能新其德以
及於民而始受天命箋文王正大雅十篇文王之什居首詩
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
天命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即能新其德而受天命也傳三

章語錄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箋毛
詩菉
作綠註云綠王芻也竹萹竹也綠爾雅作菉音同萹音匾郭
璞云菉蓐草也今呼曰鴟腳莎萹竹似小藜赤莖節其草似

竹高五六尺孔穎達疏云陸璣云綠竹一草名有莖葉似竹
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人謂此爲綠竹此說非也詩終
朝采綠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萹竹異也洪
氏五筆因註疏之說遂引史記河渠書云下淇園之竹以爲
揵如淳曰植竹塞水決之口淇園卽淇澳如此則菉竹
止當爲竹非二物也語錄雖不明言其義意恐亦然
磋以

鑢鍚 箋鑢錯也又云錯銅也故鐸韻錯字注鑢也
鍚■宕韻注工人治木器鑢音慮鍚音湯

傳九章

僨覆敗也 箋如春秋傳鄭伯之車僨於濟牛雖瘠
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之僨故曰覆敗也

傳十章

太師尹氏 箋按詩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
子以爲譏世卿者卽此也周大夫家父作此詩以
譏王之用尹氏以致
亂也或曰周幽王時

楚書楚語 箋楚語者卽國語中之楚語
也昔左邱明作春秋傳意有
未盡復采前世自周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事以爲國
語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凡七國之語號曰外傳二十卷吳之
韋昭解　呂東
萊有國語圖譜

文公出亡事見檀弓 箋按檀弓下晉獻公之
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
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
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
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
謂何又因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

對客曰云云蓋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譖而文公出亡在外也

君子以位言之

箋有德有位者在上之君子也有德無位者在下之君子也以位言者乃在上之君子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

箋獻子仲孫慶父之曾孫也事成公襄公成十三年晉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其右秦堇父之子秦丕兹事仲尼是與孔子同時襄公十九年八月卒孟莊子名速亦曰孟孺子獻子之子即孔子稱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者也

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氷者也

箋周禮凌人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月令季冬氷方盛命取氷以入此月日在北氷厚堅之時也左傳昭公四年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禮大夫命婦喪浴用氷故謂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氷也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

箋章句疑此有闕文然朱子格言又云彼爲善之小人出程氏經說如此則程子以六字爲句蓋謂小人之務財者本爲惡今乃謂之爲善者人君反以之爲善若謂其有能也後雖有善者救之則其害亦不可救矣

大學章句箋義卷一終

大學或問箋義卷二

朱子或問

第一章　親當作新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　箋如禮記必先有事於惡池鄭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又如塡池之當爲奠徹曾子問其刑罪則纖剸注纖當爲鍼此類甚多舉其凡耳

傳之二章　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　箋太公丹書之戒見於大戴禮武王踐祚篇云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而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此丹書之戒也席四端銘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鑒不遠視爾所代几銘皇皇惟敬口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銘見爾前慮爾後盤銘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

也楹銘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於乎危於忿疐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屨銘慎之勞勞則富觴豆銘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逸戶銘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牖銘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屈申之義廢之行之無忘自過矛銘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又晦翁年譜云紹興五年甲寅先生侍講講至盤銘因論武王丹書上曰光宗近有人進入此書因命小黃門取以示公蓋黃庭堅所書墨蹟也豫章集及洪氏五筆皆載朱子所謂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傳之三章　其爲信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

箋莊子盜跖篇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漢書東方朔傳注顏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白公者楚太子建遇費無極讒出奔宋又奔鄭與晉謀襲鄭鄭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使處吳竟上爲白公白楚邑楚邑宰皆稱公請於子西欲伐鄭子西未從白公乃作亂殺子西於朝而刧楚惠王葉公子高自蔡入與國人攻之白公入山縊死此蓋欲以復讎爲信而亂國殞身者也事見昭公十九年二十年

哀公十六年

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 箋或問謂切磋爲始條理之事琢磨爲終條理之事又陸象山語錄云骨角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麄大學問貴精細自修貴勇猛爾雅釋訓第三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爾雅又在先

傳之五章 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知益明 箋書洪範二五事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思屬心心之官則思思而至於睿則能通乎微也睿而至於聖則無不通矣漢武建元元年董仲舒對賢良策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勉強之謂也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箋劉子者周簡王時卿士劉康公也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聞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 箋按年譜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初從學于延平先生李公公諱侗字愿中李公受學于豫章羅公仲素仲素則龜山楊文靖之高弟也文靖倡道東南從遊者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則羅公一人而已羅公授道于延平

延平授道于朱子朱子祭延平文云熹也小子卯角趨拜恭惟先生實共源派乂云從遊十年誘掖諄至凡語錄稱先師者即延平先生也

傳之九章　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以責人之心責已以恕已之心恕人 箋名卿者指范忠宣公而言公名純仁文正公之子也 光武乃謂惲爲善恕已量主 箋建元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傳之十章　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 箋莊子人間世篇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註絜約束也經尺爲圍言約度之有十丈也賈誼過秦論云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 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 箋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爲郡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

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王肅魏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本傳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曾子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至此之謂絜矩之道嗚呼肅豈知是哉晉書列傳劉寔字子真官至太傅撰春秋條例二十卷劉寔是舉絜矩之道以議王肅故或問亦引此以釋絜矩之意

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迸

箋蔡邕本傳漢靈帝時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遠俗學穿鑿疑誤後學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晚學咸取正焉東觀餘論載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如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今作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所謂以尊爲遵以屏爲迸即此類也宋有晁侍郎名公武字子止嘗著石經考異行於世昔蜀學有石經始唐末五代至宋初而後備乾道間晁侍郎置制四川乃刻所著考異於下方晦翁與晁同時或問所引恐本諸此

豈若後

世頭會箕斂箋史記陳餘傳陳涉起兵使陳餘北略趙地所至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註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若商紂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箋通鑑外紀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稅賦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粟武王伐之紂乃衣寶玉自焚而死　唐代宗時已有大盈內庫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由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至德宗興元元年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建中四年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反冬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救亂軍士冒雨寒甚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乃鼓譟入瓊林大盈庫盡掠金帛令言不能遏賊陳丹鳳門外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走自咸陽幸奉天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箋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故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

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之利紅音工若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箋事見公冶箋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箋漢武帝時桑宏羊孔僅之徒作均輸平準法置鹽官算舟車告緡錢唐元宗開元九年監察御史宇文融檢括戶口及籍外田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開元十一年上問宰相太府卿楊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愼餘愼矜愼名皆廉勤有才而愼矜爲優乃擢愼矜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德宗貞元八年以裴延齡判度支事陸贄上書數其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潛服讒爲大節德宗建中三年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太常博士韋都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甲子詔借貨商人錢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財又加搒箠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又括僦櫃質錢凡蓄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百姓爲之罷市右或問畢

大學或問箋義卷二終

鄭氏註　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楚書曰至**爲寶**　註楚書楚昭王時書言以善人爲寶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射音石父音甫疏按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享之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以楚之寶器楚王命昭奚恤而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爲壇請秦使者就上位曰君客也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之所寶者此也又史記言令尹子西太宗子牧葉公子高司馬子發大夫昭奚恤是皆楚之寶也引之者謂君能寶愛善人爲寶也　愚按疏義王孫圉國語乃王孫圉未知孰是又按國語無以寡君爲口實之下云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疏義乃不及

舅犯曰至**爲寶**　疏晉文公時在翟而其父獻公薨秦穆公使子縶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詞也

秦誓曰　疏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帥師伐鄭蹇叔諫之公不從爲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殽歸而悔過作此篇也

媢疾　註媢妒也說文云媢夫妒婦是媢爲妒也

伎氷　疏秦昭四年左

傳云大夫命婦喪祭用氷喪大記註云士不用氷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氷也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氷則夷槃可也左傳又云食祿之肉氷皆與焉是也

大學註疏纂要卷三終

中庸章句箋義卷一

朱子章句

按衛氏禮記集說雲川倪氏曰堯咨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爲中洪範以皇極爲中周禮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云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爲德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爲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愚按漢小戴以中庸大學雜於禮記中至程子始表而出之又按孔叢子云子思適宋宋大夫圍子思子思旣

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而王恭懿註家語又謂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按太史公作仲尼世家但言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而未嘗言若干篇目惟朱子定爲三十三章得其正矣或曰王恭懿之言若未可據然孔叢子乃孔子八世孫鮒之所集錄也其言豈無徵與晁氏讀書誌載子思子一卷如孟軻問牧民之道見於此書則所謂中庸四十九篇者豈非混子思子與中庸二書槩言之然亦不可考矣

第一章　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

箋天命之謂性初不見其兼物而言朱子乃兼人物言性者蓋書言人爲萬物之靈此合人物而言性也故中庸於首章之末推致極功則天地位萬物育此性道

教所以合人物並論又二十二章至誠之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正是天地位萬物育之事以人物言天命之性者蓋有自來

喜怒哀樂情也 箋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又昭二十五年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爲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禮運於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爲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今中庸於六情則有其四於七情則無其三蓋舉其凡耳

第二章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箋按孔疏引唐陸氏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朱子易說乾卦中其唯聖人乎兩語王肅改一聖人作愚人如此亂道如小人之反中庸此却又改得是故或問云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諸說皆謂不煩增字而理亦通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愚按東萊呂氏曰人說小人之中庸欠一反字亦不消著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爲中庸然則東萊亦同諸說但朱子不明言之

第十章 衽席也 箋記內則云奉席請何鄉將衽註謂更臥處衽臥席也衽兵甲者以兵甲爲寢臥之具也

第十一章 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 箋纂疏引語錄云如漢儒言災異如

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詭異之爲又如荀子所謂苟難申徒狄尾生之徒是也　按漢元帝時東郡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後竟以此亡其身成帝時王鳳專政諸王大盛劉向因災異之變乃將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戰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爲王氏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秦始皇紀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著始終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獲水德之瑞宜從所不勝爲水德而正以十月其後孫奭亦用其說見信於當時通鑑論斷云了翁所謂鄒衍一時之談諸儒千載之惑信哉荀子所謂苟難者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義禮之中也註云申徒狄恨道之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投于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沉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申徒狄尾生又見於莊子外物大宗師盜跖等篇尾生與婦人期於橋下水暴至尾生不去遂溺死戰國策始皇卷註申徒狄紂時抱石自沉于淵

第十二章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箋莊子終篇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又楚辭遠遊篇道

可受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孔子問禮問官名之類 箋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容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春秋昭十八年傳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鳶鴟類 箋旱麓詩本義註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之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

十三章 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 箋莊公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註齊地今濟北穀城縣哀二十七年晉伐鄭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註言其整也留舒亦齊地違去也

十四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箋按禮記射義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鄭氏註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疏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是正鵠之名出自此射者而來也司裘氏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諸侯朝會王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儀禮有五正三正四正者鄭箋詩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而孔穎達正義駁鄭云大夫士同射二正士一正誤耳正

鵠之廣狹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蓋外畔準侯之廣狹各居其侯中之一也若正鵠之名有取正直爲義者有取二鳥名者當並參之餘義又見八佾箋義詳疏纂要毛詩齊國風猗嗟篇註疏說詳

第十六章

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箋乾文言貞者事之幹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葉孔穎達疏爲幹濟之幹殊無義

齊之爲言齊也 箋記祭統云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 箋纂疏云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間各按禮記云設祭于堂爲祊繹祭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蓋云祭于外則疑於內祭于內則疑于外此如在之所以不一而充滿於上下左右也

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箋按章句所引乃禮記祭義宰我問鬼神孔子答之云云疏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而爲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于上爲昭明者神靈光明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烝而上出其氣蒿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聞之情有悽愴百物之精者人氣揚於上爲昭明百物之氣爲焄蒿悽愴人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此神之著也

第十七章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箋史

記索隱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又左傳襄二十五年昔虞幕裔孫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謚胡公陳世家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二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而楚滅之陳滅而田恆得政於齊昭三年齊晏子語叔向曰齊其爲陳氏矣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之後陳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至周威烈王田和列於諸侯卒爲建國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將王賁入齊齊襄王子建降秦齊滅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亮傑宗彊儋率兵東略定齊地復自立爲王二世二年六月秦將章邯大破齊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儋齊人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襄破齊虜齊王遂定齊地田橫走博陽自立爲齊王五年高祖召田橫橫自剄而舜祀始絕因詳記之以見盛德必百世祀祀宜哉

第十八章　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

箋組紺即太公名古公亶父之父組紺又名諸盩字叔類又稱公祖號曰太公凡四名組紺以上至后稷凡十二世周禮春官司服註先公謂后稷之後太王之前不窋至諸盩也不窋后稷子通典慶州安化縣即不窋城九域志古迹有不窋城韋昭註國語以不窋當太康時窋諄入聲盩音舟或音胄

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

箋記王制云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又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又喪服小記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註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爲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告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　愚竊詳註文此乃禮之變然於義似未爲允當故三禮辨云父爲天子子爲士自唐虞三代以來未之有也鄭氏以周封微子爲證誤矣武庚誅死紂之祀絕矣豈復有此禮乎此條疑取中庸第十八章之文而小戴三禮之辨有補於禮學因附於此庶有考焉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

箋其意已見註疏纂要其詳則有儀禮天子諸侯正統旁期服圖及大夫降服或不降圖并有附載朱子語云朱先生因言孫爲祖承重須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有不辨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註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　愚因儀禮圖所載有此故并錄之使學者知禮之不可不講也

第十九章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箋按儀禮

圖天子諸侯大夫廟制每廟皆有廟門內堂堂後室室後別爲寢廟皆隔墻隔墻後有閤門相通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不言官師者士一廟註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廟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廟之爲言貌也王制註天子七廟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疏引禮緯稽命徵唐虞五廟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決云周六廟至子孫七適士上士也官師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爲官師者言爲一官之長也王制天子八十一元士大國次國小國上士皆二十七人天子之上中下士皆稱元士諸侯之士不得稱元

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箋按尚書顧命蔡註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大故曰大訓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註疏赤刀寶刀赤刃削謂之赤者其刃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刃削又云武王誅

紂之時刀赤爲飾大訓虞書典謨天球雍州所貢馬氏云玉磬鄭元云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先祖之遺衣服**箋賈氏曰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箋記內則云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鱻羽膳膏羶註云此八物四時肥美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膳食也膳之言善也美也腒鱐臊麛音渠消騷眉**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箋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焉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疏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衆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疏之殺也烝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子姓者禮記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註穆子姓也是昭穆所生之子直言穆者文不備也曲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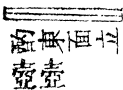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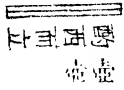
冠衣不純素詩子姓之冠疏云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箋今以儀禮中旅酬及弟子舉觶於其長之圖載於後

旅酬及弟子舉觶於其長圖

賓酬長兄弟在阼階前位

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皆在階前中庭

賓弟子舉觶於其長皆在階前中庭位

長兄弟酬衆賓長及旅酬交錯以辯皆在西階前位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嘗秋祭也 箋禮記祭統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又曰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註禘祭在夏嘗在秋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又仲尼燕居子曰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按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衣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之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合此而觀之可以知治國其如示諸掌之義矣又祭統集說石林葉氏曰言陰陽之盛則止及乎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于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

第二十章

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 箋見家語哀公問政第十七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至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至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

下國家有九經至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至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

致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故此章之首自修身以仁以下即曰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此即行之所始也 **以其分而言** 生知學知困知也及其知之一也安行利行勉行仁也及其成功

一也 **勇也** **以其等而言** 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知也** 學而知之利而行之 **仁也** 困而知之

勉強行之 **勇也** **上文** 生知學知困知三知爲知安行利行勉行三行爲仁 **下文**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

乎仁知恥近乎勇 **三近勇之次** **稟稍食也** 箋周禮地官稟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

賙賜稍食註稍食祿廩也又稍人註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匪音分稍去聲 **周禮稾人職** 箋夏官稾人試其弓

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註箭幹謂之稾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稾人試音考上音賞 **往則爲之授節**

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箋周禮夏官環人之職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

四方環人者主環遶賓客使不失脫路節者道路用旌節也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少曰委多曰積遺去聲

又遂師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庀具也庀音丕又記聘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此乃天子待邦國賓客之禮若諸侯相朝則主國禮賓之數如上公則五積三問乘禽日九十雙侯伯四積再問乘禽日七十雙子男三積一問乘禽日五十雙其詳見羣書百考諸侯相朝主國禮賓之圖此又與天子之禮不同因附註於此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箋鄭註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疏小聘曰問大夫三介卿五介故知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不及比年者子太叔略而不言詳見王制疏義

今以鹵莽滅裂之學 箋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昔

第二十四章

蓍所以筮龜所以卜 箋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疏當用卜者先筮之筮輕龜重賤者先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史龜策傳曰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大戴禮曰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蓍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蓍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

筮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卦於板以示主人畫爻以示少牢所謂書卦以木卦以板是也周禮太卜卜師龜人華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華音隨荆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有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龜策傳曰龜千歲乃滿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者誤也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鄭氏曰卜用龜之腹骨近足者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爇音熱燋音焦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燋炬也契灼龜之木也契謂之焞亦謂之楚焞楚荆華之類也焌讀如戈鐏之鐏焞他昆切焌與焞其名一也卜有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蓍龜皆有櫝龜櫝以木蓍櫝以革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箋定公五年傳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於是乎取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第二十六章

鄭氏所謂至誠之德

箋鄭康成註云此言至誠

之德既著於四方其威高厚日以廣大也

第二十七章　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箋古註禮儀三百周禮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郎儀禮行事之威儀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註云經禮謂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禮謂今禮也今章句不取者蓋儀禮爲經曲禮爲傳不得以周禮合曲禮言之也漢興魯高堂生庶傳儀禮十七篇戴勝戴德皆傳之其後河間獻王復得古經三十九篇合五十六篇今行於世者止十七篇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唐韓昌黎嘗苦其難讀其篇始於冠婚終於有司之徹曲禮乃引儀禮之正經也禮記仲尼燕居篇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嚴陵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其言正與此合

第二十八章　文書名語錄云大行人巡行天下考字

箋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鄭註書名書之字也賈公彥疏古曰名今曰字又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知而讀之又引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秋官象胥之職掌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者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又總名之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胥音上聲

軌

轍迹之度箋周禮考工記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又孝經序必聘殊軌轍疏云兩轍之間爲軌車輪所轢曰轍

第三十章　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箋朱子格言云天時曰律如律調之也水土曰襲如服襲之也　愚按記禮運云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又云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又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又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此意大抵與或問及纂疏之釋相似

第三十三章　屋漏室西北隅也箋爾雅釋宮文云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西南隅爲奧東北隅爲宧東南隅爲窔宧音頤東北陽氣始起育養萬物故曰宧窔音杳深也禮書圖象見後

卷一終

中庸或問箋義卷二

朱子或問

按衛氏禮記集說云按中庸一篇會稽石氏集解自濂溪先生而下凡十家朱文公嘗爲之序已而自著章句以十家之說刪成輯略別著或問以開曉後學然十家之說凡輯略所不取者朱氏或問間疏其失然僅指摘三數言後學或未深解今以石氏本增入庶幾覽者可以參繹其旨意其有續得則附於朱氏之後

愚按集說所引中庸解凡六十餘家亦可參考若朱子或問間疏其失者則衛氏集說雖詳然趙氏纂疏亦可見大略矣又按中庸序云凡石氏之所輯錄者即會稽

石氏名敦字子重十家之說則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延平楊氏名時字中立龜山先生藍田呂氏與叔橫渠張氏建安游氏定夫涑水司馬氏上蔡謝氏顯道河東侯氏仲良荆公王介甫此十家也若二程子之說或明道或伊川則輯略皆有分註可考

第一章　此吾性所以純粹至善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

箋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括烝矯然後直純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又曰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偽之情者也楊子修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韓愈原性云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以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情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之於七情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情也有所得有所亡然後求合乎中下焉者之於七

情也亡愈甚直情而行者也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東坡蘇氏之論數子則曰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未嘗立論也諸子之爲書喜於立論而爭起孟子曰人之性善孟子既已據其善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孟子之所謂性善出於其師子思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其論韓子則曰韓愈取三子之說而折衷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是不知所謂性者而以才者言之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離性以爲情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也

愚按荀揚韓子之所云不可不詳說而明辨故據其人要書之則覽者不待辨說而自明矣若性善之說乃孟氏擴前聖之所未發而蘇氏謂其立論是乃自爲立論之失而未知也善論荀揚者但可謂其欲求勝而卒莫之勝也　愚又謂先儒言性致辨於荀揚韓子者多矣有董仲舒言性在揚子之前而先儒曾無一語及之者按春秋繁露實性篇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也無教之

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爲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成於外者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姿而不能爲善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性情質樸之能至也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衆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有不可以名性性者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伏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涫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也切詳仲舒之言亦不能無病故引之以附於荀楊韓子云

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

箋記月令

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註夏小正正月啟蟄魚陟負冰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季秋亦獸肥之時豺乃祭獸而後食之此皆報本之義　愚又按戴記云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者言解蟄也獺祭魚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朱子詩傳雎鳩水鳥狀類鳧鷖今江淮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

語錄樸子樂彈琴

而知殺心 箋蔡邕在陳留郡人有以酒食召邕者主人彈琴於屏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耶遂反將命者以告主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主人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豈此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三辰失行 箋記鄉飲酒云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註三光三大辰也疏云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是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又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

山崩川竭 箋國語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竭岐山崩伯陽父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十一年幽王乃滅周始東遷

胎殰卵殈 箋樂記云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鄭元註曰內敗曰殰殈裂也疏懷任在內死曰殰卵拆不成子爲殈殰殈音獨洫任音王

古之人制祭服而設旒纊 箋按杜佑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目不視邪也充纊不示不聽讒言也黈纊者黃色之綿爲之

屨之有絇以爲行戒 箋周禮天官屨人註屨句絇有繶有純者飾也士冠禮有青絇繶純絇黑絇絇謂之拘繩著舃屨之頭以爲行戒玉藻童子不屨絇絇音劬

樽之有禁以爲酒戒 箋周禮春官司尊彝之職掌六尊六彝皆有舟尊皆有罍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禮器圖云舟

滿則覆所以戒飲之沉湎也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鄭康成曰上蓋爲山雲雷之象酒則取其陽氣發達雷震之威則欲其起敬也

第二章　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温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箋後漢胡廣字伯始初舉孝廉第一桓帝時爲太尉是時大將軍梁冀專擅政柄凶慆日熾廣依阿其間時人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德宗時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棊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德宗崩太子即位是謂順宗伾文用事柳宗元爲監察御史與陸淳呂温李景儉劉禹錫等依附伾文定爲死友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憲宗即位伾文宗元等盡行貶逐

第四章　刻意尚行驚世駭俗箋莊子刻意篇刻意尚行驚世駭俗

第十一章　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箋漢藝文志曰神仙家二百五卷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眞或者專以爲務則欺誕怪迂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註云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怪迂之說要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心藝文志之言乃班固援劉歆論九家者流之說

第十二章　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箋按韻書費字在八未者芳味切註散財用也

其音如論語惠而不費之費又同韻及六至所收二費字悲位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同而近於費及費惠公之費若費隱之費則當讀惠而不費之費蓋費者散也散乃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廣之義又有用之義焉古註疏音作弗解爲詭譎而隱如巢由洗耳之類其義不同

易首乾坤而重咸恒皆此意也

箋史記外戚世家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註大昏國君娶妻禮也

第十六章　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已詳

箋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第十七章　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

箋史記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

草則人肉畢戾盜賊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第十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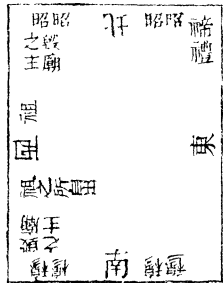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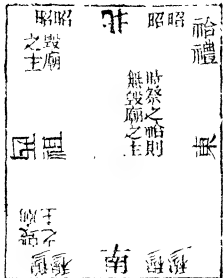
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箋魏司馬懿之子名昭爲相封晉公子司馬炎篡魏曰武皇帝國號晉尊司馬昭爲文皇帝故以昭爲諱也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羣昭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南牖之下箋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祫于太廟之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于牖下則小誤耳逸禘祫禮昭穆各用一尸盖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矣使南北相嚮各列于牖下則其簠簋籩豆之盛東西各二十許籩乃能容之假以宣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南向北向是昭穆各十二矣每尸設二十六豆二十六籩九俎八簋六鉶又有爵登祝版幣篚之屬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必不然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嘗因李氏之說而考之禮記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祭於祖則無主又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孔疏云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太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謂羣廟之木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主出入廟必蹕據曾子問言止於四廟六廟之主者此時祭之祫小祫也公羊穀梁傳文公

二年云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毀廟之主蒸素在太廟今就取而陳列之於太祖之前未毀
廟之主則自外而入升於太祖之廟韓愈禘祫議夫祫者合
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廟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
藏於夾室至禘祫時豈得不食於太祖乎名曰合祭而不得
與焉不得謂之祫矣者此三年之祫大祫也先王制禮必象
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祫象閏五年之禘象再
閏詳此則或問之言羣昭羣穆入乎此者兼大祫小祫而言
也陳祥道禮書禘祫禮載鄭氏禘祫志言禘祭之禮太王王
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
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
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
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
室之奧東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
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
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稱二尸者據文武
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廟三尸也故云獻昭尸
如穆尸之禮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外三
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元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
無降神之樂其祼尊用鷄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
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
如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

王廟各一日繹祭則同一日註云凡祭之禮質明行祼謂之晨祼饋以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則每廟各行此禮以其禮煩不可以一日而畢又乘朝踐之義嘽畔道辨之云鄭氏誤以祫禮爲大禘禮爲小強生異義遂謂禘不迎羣廟之主乘繆之甚也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殺恐亦或然故杜預云逸禮記祫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祫祭之羣昭羣穆惟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三禮辨亦引逸禘祫而言昭穆各用一尸者乃昭一尸穆一尸而李氏考之不詳誤以爲羣昭羣穆皆立尸故有二十餘尸之疑也尸既不備則籩豆簠簋之殺恐亦當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公彥曰祫有十二獻禘九獻祫之十二獻此語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二飯而言然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註云一獻謂羣小祀三獻社稷五祀五獻四望山川七獻謂祭先公此語可據者孔穎達疏云周禮司服玄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獻當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祭四望山川鷩冕七章享先公故知七獻祭先公也以此例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既酳尸畢然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獻用爵加用觚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時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醢之

實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必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行矣詳著於此以俟考禮者訂之　愚又按致堂胡寅讀史管見云王鄭言禘祫之義不同從鄭則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王則禘祫并爲一祭夫宗廟之祭莫人於禘祫而自漢以來紛紛莫定非眞儒擇經訓何以折衷眞儒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禘祫者合祭之名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以此而斷禘祫豈不明哉若四時之祭有禘之名特漢儒剌經作王制掇拾煨燼其文蓋不純合周禮宜其載禘祫之義有彼此交錯之失也　愚謂胡氏必以禘爲天子合祭之名祫爲諸侯合祭之名是不得以祫爲天子之合祭其說獨與諸儒異使學者疑焉記曰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祭於祖則無主七廟亦以祫言則天子之合祭亦謂之祫矣當以是斷之

禘禮圖

祫禮圖

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箋春秋僖二十四年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又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註疏管國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箋穀梁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壞

音怪註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惡謂易檐者易其重承壁板而新之改塗者加以堊飾於墻壁之類

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

箋按史記周紀后稷子不窋不窋子鞠鞠子公劉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雲都或曰雲都亞圉弟亞圉子公叔類公叔類凡四名一名公祖一名組紺又名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如此則組紺上距后稷凡十一世組紺卽太王父而太王卽古公亶父也太王之妃太姜生子王季王季之妃太任生文王文王子武王武王子成王成王上距組紺五世成王子康王名釗康王子昭王名瑕由此推之可以知其曰昭曰穆曰祧曰遷曰祔之世次矣盩音周

謂之文世室謂之武世室

箋文世室武世室葢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

孫也名敖孔穎達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也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　愚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言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按三禮辨陵陽李心傳曰文世室武世室此係實甚誤矣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鞌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皆稱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爲世室誤矣

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

箋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

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之倉楹斲桷

箋按禮記明堂位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註山節刻欂盧爲山也今之斗拱是也藻梲畫侏儒爲藻文也侏儒梁上短柱也複廟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即今之板檐以蔽風雨者也刮楹達嚮者刮楹以密石磨柱也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窗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又穀梁莊二十四年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

士黈士黈者士則以黃飾之也丹桓宮楹刻桷非禮也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註非正謂刻桷丹楹也今纂疏所釋大略皆禮記穀梁註文又按國語趙文子爲室斵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不謁而歸若趙文子之礱其椽臧文仲管仲之山節藻梲皆大夫之僭也複音福重平聲鄉音向靡音磨對他荀反

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箋上二條並見後孝明之亂命註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箋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邱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爲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司府君以下漢征司將軍司馬鈞并景帝凡七室晉初建國用魏廟行祭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葢可知矣裴秀傳元之徒猶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太始十年七月皇后楊氏殂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

今時所行漢帝櫟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爲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司馬公罪之所以爲萬世之坊也

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

箋見叔孫通之舞禮註原者再也如周禮原蠶禮記未有原之原原廟謂又一廟也又按胡致堂讀史管見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啟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旣哉　愚又按原廟之儀至宋未改故楊龜山語錄云今太廟却閑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也豈不過乎

前世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

箋漢惠帝四年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閒往來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

廟司馬光曰過者人之必不免也唯聖賢爲能知而改之今叔孫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遂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漢明帝紀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章帝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殿年三十一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纂疏引文集曰不起寢廟之詔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顗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所處矣按春秋傳宣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昭公二十五年冬十一月宋元公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襄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請諡以共大夫從之

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嘗有

意於此矣 箋按陸佃即陸師農號陶齋放翁務觀之祖也朱子語錄神宗欲立廟制時張琥則以為祧廟祔廟只移一位陸師農則以為祔廟皆移一位如師農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我穆考文王又我昭烈考武王又如左傳說云云文之昭也云云武之穆也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可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多有私撰處不如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行林擇之曰自通典後無人理會得本朝但有陳祥道陸佃略理會得陳祥道理會得禮學陸師農也有好處但杜撰處多 **若曰未及營表** 箋按禮樂志奏請立辟廱營表未立晉語所謂置茆蕝設表望是也 **後曰之要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 箋按或問此語蓋宋熙寧九年神宗以郊廟禮文訛舛詔陳襄陳清臣王存王陶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院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是時林希字子中福州人同知太常禮院皆預討論之數至元豐八年詔吏部郎中曾肇禮部郎中林希兼著作職事官掌國史實錄編修歷日或問所謂後日求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指林希而言也朱子謂所宜深探遠古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深以為恨然愚謂在當時承詔者禮者有楊完撰進宋郊廟禮文三十一卷其目見於晁氏讀書志惜其書不可見矣或問謂南渡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制無復舊章則雖朝

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則楊完所撰在南渡後巳無從而見之矣故朱子奏議云本朝廟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還於舊都考神宗之制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謬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此朱子所以追咎於秉史筆者之無所紀錄歎然讀中庸或問者往往未有致意於此使往哲追咎之意千載不明故詳著其說以伸朱子之志云

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

纂山陰陸氏曰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序如此所謂率親等而上者也卽言士二廟亦可嫌於降殺以兩不完又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張璪何洵直謂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左者不可遷於右右者不可遷於左旣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爲昭者不復爲穆爲穆者不復爲昭則是昔嘗事父爲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爲父苟復爲父則爲是亂父子之名可乎又曰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此七世也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

者或以左傳泰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近而遷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爲昭文王仍爲穆康王入武王之廟爲昭成王仍爲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爲昭昭王仍爲穆卽廟觀之是子復爲昭父更爲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謂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蓋周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無遷法故自不窋爲昭鞠陶爲穆推遷而下王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泰伯虞仲管蔡郕霍於周爲昭虢仲虢叔邘晉應韓於周爲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故泰伯虞仲於周爲昭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事七世禮有毀迭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廟成王今弗與武王對而對昭王則父道在成王昭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不定昭穆而欲從先儒遠攀世次文王廟常爲穆武王常爲昭乎蓋王者廟事七世以事生之禮事之至其去祧爲壇爲墠則與事生異矣故國語曰宗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如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且禮緣人情而作父昭子穆其亦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爲之穆對子則身爲之昭故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左左者今右矣至於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或者又以檀弓云明日祔於祖父則孫從王父之

位亦卑壓尊何以無嫌竊以爲不然蓋祔廟與遷廟異故周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練與卒哭相去甚遠何以證遷廟之法且穆王初祔未練則王季未遷昭穆未動與祖昭穆同班則祔於康王之廟所謂祔於祖父也祔於祖父則非專其廟而襲其處自無壓父之嫌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以孫與祖昭穆同如王季既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者也周官小宗伯既掌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又掌奠繫世辨昭穆則明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祫遷廟之主陳於太祖未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自太祖以來祧主咸在其昭穆卽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史又曰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也說者以爲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王季雖遷而廟中常祀尚用不窋以來世次則昭穆一定何必辨而敘之唯其遷易不常故使辨而敘之也說者又謂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先儒以爲孫從王父之位則是以爲孫居王父之處則非矣故記殤者從祖祔食蓋王父在廟其孫從之非謂入其廟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是不然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言祖孫可以並坐則知與遷法王父去祧孫襲其廟異矣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祔食至於迭遷則王父去廟而孫襲王父之廟則祖自於彼孫自於此不得謂之從也說者又謂廟次以子代父古無此禮亦已惑矣王藻

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以子代父理固然矣孰曰廟亦不得以子代父乎儀禮將旦而祔此祔廟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禮記祔葬者不筮宅祔必以其昭穆此祔葬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殤者從祖祔食此祔祭之法也非關遷廟也又曰殷朝而殯於祖此殯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然則孫從王父皆以祔祖而言則與遷廟異明矣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太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序豈所謂不失其倫者耶已上皆陸氏說　又張琥諸書中或稱張璪者

吳郡張氏璪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爲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爲尊卑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太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無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蓋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所以不從父者不獨嚴重本之義亦嫌於代父也是以武王常從王季而爲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爲穆故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享之祭而文王復爲穆武王更爲昭則是一身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既爲穆矣復有時而爲昭不唯

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居處沒而殯葬以至祔祭入廟爲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於廟次獨不然乎已上張氏之說與陸說不同合而觀之其義自見

第二十章 唯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

箋按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蒲盧水草蒹葭之類易生之物也夫子以蒲盧譬爲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傳命譬德之流行也 愚按顧氏之說與沈說亦同竊詳以爲果臝者蓋家語云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舊說必惑於待化之義而鄭氏有果臝土蜂變化之說而程子亦因之也

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微

箋漢書本傳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厓郡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不當擊上使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捐之對曰聖漢初興平定天下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修文時有獻千里馬者不受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顯遂棄珠厓上從之後以數短石顯棄市

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掌之於經有明文

箋周禮地官比長之職凡徙于國中及郊者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有鄉里之委積門關之委積郊里之委積

野鄙之委積縣都之委積鄭註少曰委多曰積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愚又按授節委積之詳秋官大行人小行人之職亦當兼考

第二十一章 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

箋按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註文略引顏子所好何學論而通書後語亦略引之今全錄於此使學者讀之庶知顏子之所以好學者其理無越乎此矣程子文集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爲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養一作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

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之也孟子則學而知之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矣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第二十三章

且以養由基為說 箋此蓋喻致曲之意就一事上用志者養由基蓋楚共王時善射者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與晉戰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言其能射穿七重甲也晉呂錡射中共王之目王召養

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其項以一矢復命

第二十八章　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頒於冬官　箋周禮冬官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愚按冬官其工有輪人爲輪輪人爲蓋輿人爲車輈人爲輈車人爲車之等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　箋周禮春官有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制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註云書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協書名聽聲音註存頫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屬猶聚也象胥譯官胥音醋謂象胥之有才智者也

秦滅六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　箋史始皇紀始皇因齊人奏上鄒衍論著五德之運以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水六數衣服旌旄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車同軌書同文字周禮保氏六書註云象形會意轉註指事假借諧聲此古書法也周宣王時太史史籀作大篆與古文小異後人名曰籀文秦丞相李斯增損

大篆異同而爲小篆亦曰秦篆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隷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得罪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隷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以爲隷人佐書故曰隷書已上所引出書斷又按法書苑云邱光遲以隷書亦與於周代謂亥有二首六身如布算之狀按此亥文則春秋已有隷書矣

第三十章 **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 箋史黄帝紀獲寶鼎迎日推策註昔黄帝得寶鼎神策故下文云於是迎日推策也神策乃神蓍也黄帝得神蓍遂因以推算歷數於是乃逆知節氣與日辰之將來而推之故曰推筴迎日也又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也

卒章 **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 箋按衛國風碩人篇云碩人其頎衣錦褧衣碩人指衛莊姜朱子傳云錦衣而加褧焉謂其文之大著也如鄭之丰詩則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又曰裳錦褧裳衣錦褧衣朱傳云婦人自言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蓋淫奔之詩此則訓義不同而非惡其文之著者故謂中庸假借而言詩大雅文王之篇於緝熙敬止朱傳以止爲助語辭今大學以爲安所止與止於至善皆假借也大抵庸學孟子引詩多假借之例

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其所以平者無聲無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箋朱子格言先生云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所以能變化闔闢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上下如此說得子細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又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大事小事都離這箇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物萬事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

陳了翁序文之誤

箋第一章或問中云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爲之序者　愚按此說卽所謂陳了翁序文之誤者蓋陳忠肅公未知程子舊本而於改本爲之序也

中庸或問箋義卷二終

鄭氏註　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天命之謂性 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疏春爲木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秋爲金金主嚴殺義亦主果敢斷決夏爲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知亦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性之於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性之與情似金與鐶印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鐶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則性者靜情者動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戒愼恐懼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猶戒愼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疏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常戒愼於其所不睹之處恐懼乎其所不聞者言君子常恐迫畏懼於不聞之處言雖耳不聞恒懷恐懼之不睹不聞猶須愼懼況睹聞之處恐懼可知也

愼其獨 愼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幽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疏言凡在衆

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其罪狀甚於衆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隱微之處恐其罪惡章顯故君子恒慎其獨居能謹慎守道也**鮮能知味也**疏按異議云張華辨作師曠別薪荀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鷄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其斯以爲舜乎**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也疏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曰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爲充也**袵金革**疏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鬭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唯云南北而不及東西者鄭沖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造端乎夫婦**造在老反**莫能破焉**疏事旣織細天下之人无能分破之者言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鳶飛戾天**疏詩本文云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於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不同也**道不遠人**疏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已則外能及物人所能行則已所行可以爲道若違禮離道則不可施於已又不可施於人則非道也故云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伐柯伐柯**疏此豳風伐柯之篇美周公之詩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忠恕違道不遠**疏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欺於物**胡不慥慥爾**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失諸正鵠**畫布曰正棲皮

曰鵠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和樂且耽**疏情意和樂且復耽之耽之者是相好之甚也**樂爾妻帑**疏古者謂子孫爲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神之格思**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刺時人祭祀懈怠記者引詩明鬼神之所尊敬也**誠之不可揜**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疏此一節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鬼神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案彼註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子孫保之**疏師說云舜禪於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祭祀故云保爲時陳國是舜之後**栽者培之**註栽猶植也草木之植曰栽**憲憲令德**疏按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父作子述**疏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惟有文王**追王太王王季**追王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組紺太王父亦曰諸盩盩音置留反以上時掌反疏周本紀云亞圉卒子太公叔類立太公卒子古公亶父立又世本云亞圉雲都生太公組紺諸盩

則叔類組紺諸葢是一人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疏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親之喪則不爲服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而云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公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直云達乎天子不云諸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爲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　此一段集註中間中庸云三年之喪又云父母之喪呂氏郤作兩段先生謂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葢是取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之說先生意不取今詳之則呂氏亦是本註疏說故錄之以備參考

序事辨賢

疏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共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達道五行之者三

疏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

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此勸人學誠其身也變則化註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疏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化如月令鳩化爲鷹是爲鷹之時非復鳩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左傳云地反物爲妖說文作䄏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䄏孽說文作蠥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疏按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虢國地名周惠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虢多涼德虢必亡也性之德也疏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智信皆由至誠而爲德故云性之德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註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疏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

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疏二語皆是孔子之言解詩之文**故曰苟不至德**疏古語先有其文故引古語證之**杞不足徵也**疏論語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從周**疏案趙商問孔子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邱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取法於殷禮何也鄭荅之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已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縫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也如鄭所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建諸天地質諸鬼神**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疏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之所爲**在彼無惡云云**疏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無幾夙夜以永終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以結成之**尚絅**疏此詩衞風碩人之篇言莊姜初嫁在途衣著錦衣爲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絅加於錦上絅單縠也詩本文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又俗本衣錦褧裳

終

論孟集義序

文公大全集有論孟集義序一篇而纂疏不刊今揭諸論語之前庶與中庸大學序爲一家不啻如泉阿之始合也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義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躇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

又可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一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於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彥明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集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

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

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任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新安朱熹序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一

學而第一

朱子集註

論語本無篇名每篇之中章自爲指如學而述而子罕二字本無文義但欲摘篇首二字以冠之然非足以包一篇之義蓋後之講師以簡策繁多欲習之便故因其科節以爲號耳

時習章 **學之爲言效也** 箋韻犨效學也象也效亦作斆古學字從文故謂學爲效又學記學學半上音效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學皆音效 **習者如鳥數飛** 箋習字從羽故謂如鳥數飛取許愼說文之義或問中云鷹乃學習是也者月令季夏之時二陰既起廣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擊搏之事 **習重習也** 箋此取易卦習坎之義坎下坎上故云習坎卦辭云有孚維心亨朱子本義云習重習也坎險陷也且以

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如此有礙如彼又不通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愚謂程子云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卽習坎有孚維心亨之義又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本義云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詳此意則所謂以善及人信從者衆卽治已治人熟而安之也

坐如尸

箋古者祭必設尸祭男則男尸祭女則女尸皆服卒者之上服不用賤者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用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成喪者謂成人有子孫其筮尸迎尸妥尸酳尸尸謖餕尸等禮備見儀禮如祭神祭山川皆有尸儀禮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坐如尸立如齊乃曲禮文註云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也疏云按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戸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法云磬者謂屈身如磬之折殺也

君子者成德之名

箋乾卦文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朱子本義成德成已之德也禮記哀公問篇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論語首言學之一字而終則歸之君子按楊子學行篇學者所以求爲君子者也

有子曰章 **謙退不敢質言也**

箋毛晃韻質之訓義不一此則訓爲正也主也言有子不敢自主爲是而正言之故設爲疑辭也

吾日三省章 **曾子孔子弟子**

箋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毛晃韻二十二覃

參韻註曾參字子輿參取參乘之義今論語音森以義言之是韻或然也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箋按謝氏之說大義本韓愈送王秀才序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之學其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此即所謂愈遠而愈失其眞者又云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此即所謂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

道千乘之國章

語錄千乘之國據司馬法云云箋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云周司馬法本太公著也太公沒管仲復修太公之法謂之節制之師故漢書志曰殷周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專掌邦政軍旅屬焉因井田而制田賦纂疏引司馬法及王制周禮之不同今按傳寅羣書百考所載兵車士卒之圖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者按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也西漢刑法志以一同百乘爲采地之大爲百乘之家殊不知一同之賦實千乘百乘者供王之數也又士卒七十五人惟言輕車而不知有重車又小司徒井牧田野之圖云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一成之地百井甸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家受一夫是謂井其田

甸外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有萊者分受之大司徒不易之地止百畝而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是謂牧其野以司馬法考之一成三百家蓋舉受萊者言之也今以五百七十六家除三百家爲受萊之家外餘二百七十六家則地之上上計之中地家百畝假如百五十八家受中地則其萊百五十八夫下地家二百畝假如七十家受下地則其萊一百四十夫以三百二十四夫除去中地下地之數尚餘二十六夫三百家除去中地下地之數尚餘七十二家分受二十六夫上中之地家二十五畝四家通受一夫四十家爲十夫二十六夫除十夫尚餘一十六夫七十二家除去四十家尚餘三十二家上下之地家五十畝爲半夫以三十二家分受一十六夫無餘地司馬法之與周禮相表裏如此又羣書百考云或問包氏說論語道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其說亦可據乎曰此正與周禮四兩爲卒合與詩之采芑其車三千合與春秋傳田一成衆一旅合曷爲而不足據乎曰敢問其爲周禮等書合何也曰一成百井之地也十井爲乘百井則十乘十乘者輕車重車各五乘也輕車五乘計三百七十五人重車五乘計一百二十五人共五百人爲一旅一旅而十乘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之軍則二百五十乘六鄉六遂十二軍則三千乘三千乘者十井爲乘乘之積也是不與詩合乎苟非十井爲乘一成安得有一旅之賦是不與春秋傳合乎四兩爲卒一

族之法也輕重車相比自成一隊猶一家然不可以相雜也十井爲乘二十井二乘族師所謂合其卒伍是也是不與周禮合乎吾是以信之也或問西漢刑法志言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其說亦可據乎曰此即小司徒井牧之法也一成百井六十四井爲甸三十六井爲旗積而上之至於一同其數悉如刑法志所言但一同百成計萬井三分去一是爲三千六百井其地亦甚廣矣豈皆山川道路之地乎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一同之内既無名山大澤其小小山川所占地亦不多而况山之可田者以藝黍稷菽麥正遂人所謂下地也班氏以三分去一悉爲山川衛路之類則百里之内無黍麥是豈通説乎又按羣書百考云車法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各甲士三人左車上餘七十二人分爲三隊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皆行地上謂之步卒也杜氏解左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謂以伍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者誤也蓋七十二人爲左右角及前拒如此又焉用五人之伍彌縫其闕哉彼所謂伍者乃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乘爲伍也其説見傳寅左氏車制序及圖茲不載

易曰節以制度

彖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本義二聖人因天地四時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

謂發天秩有禮之類皆是法天自然古疏云天地以氣序爲節則四時功成王者以制度爲節則不傷財不害民也賢賢易色章　吳氏曰箋按子夏此章及大德不踰閑一章吳氏皆言其不能無弊愼終追遠章　或問云蘇氏曰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箋禮記經解云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子禽問於子貢章　今去聖人千五百年箋按紫陽格言宋慶元丁巳是年正月文公于藏書閣下東楹上書云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父在觀其志章　或問如元祐欲改新法箋宋仁宗時王安石知制誥神宗時爲相建議講行新法創置三司條例司以靑苗免役錢騷動天下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公相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新法姑改其甚者足矣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變若安石呂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宜亟罷之禮之用章　天理節文人事儀則箋禮記坊記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防者也其義詳見石洞紀聞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箋樂記云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信近於義章　義者事之宜箋記祭義云義

者宜此者也揚子重黎篇問義曰事得其宜之謂義原道行而宜之之謂義宣公二十五年傳晉解揚曰信載義而行之爲利又曰義無二信

食無求飽章　**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

箋史記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弟子問于墨子云云如此則墨子在七十二子之後楊朱見於莊子列子二書老子弟子也與梁惠王同時列子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可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朱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漢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今二書不復存焉馬總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子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疏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爲墨之徒可知矣墨翟則有書其弊見于孔叢子楊朱無書其病見於列子已上出容齋五筆

貧而無諂章　**子貢貨殖蓋先貧而**

後富 箋家語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財廢舉謂停財也嘗相魯衛家累千金故史記列之貨殖傳云七十二子之徒賜最爲饒益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又莊子子貢往見原憲乘大馬中紺表素軒車不容巷此皆富之證也**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 箋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附錄

子曰 書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 **巧言令色** 臯陶謨巧言令色孔壬註云巧其言善其色乃大包藏凶惡之人指共工也又伯冏篇巧言令色便辟側佞釋云外飾而無質實者也夫子既言巧言令色鮮仁又言巧言令色足恭巧言亂德詩云巧言如簧若詩言仲山甫令儀令色此乃有德之容至若色厲內荏則色厲者雖令色之反而內荏者乃巧令之尤 **千乘之國** 馬融註本周禮包氏註本禮記王制二者不能同也舊有答井田策云謂王制司馬法與周禮所載地理之廣狹大家之多寡有所不同參之司馬法約之周禮則地理無廣狹之不同大家無多寡之相異謂王制百里之地太狹者不知隼以縱橫之法也謂司馬之賦不合乎井田者不知軍賦之異

乎田賦也謂周禮地之太廣者誤以軍賦爲田賦而準其地也以是三者而要其終則地里無廣狹之不同夫家無多寡之相異而軍賦井田亦可合矣王制以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以古者侯國百里出兵車千乘百里而千乘是一里而十乘固不可行也借曰開方一里而開方不過四里是百里而開方不過四百里也以四百里之三千六百夫而欲出千乘之賦是三十六夫而出車十乘也三十六夫而十乘誠不可行矣然吾所謂開方者乃縱橫之法而非此之謂也蓋古者侯國方百里則縱橫各百里也以縱橫各百里計之則方百里之中爲方一里者凡一萬縱橫百里爲一萬是一里而當百里百里而當萬里也以一里而九夫則萬里而九萬夫以萬里而九萬夫計之則是十里而一乘萬里而十乘也吾但見其廣未見其狹也然而千乘之賦猶不待乎萬里而後出也所謂萬里者特舉其成數爾何以知之曰以井法知之井田之法方千里者積百同方百同者積萬井萬井之中九萬夫之地也然有山林陵麓畎澮溝瀆城郭宮室塗巷當其三分之一則所存者六千六百六十井爲六萬夫之地而已然千乘之賦猶不待乎六千六百六十井而後辦也大司徒曰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由是言之一夫百畮不易之百畮者也而百畮之外每夫復有一易再易之地與官牛牧賈之田復當其三分之一是所存者三千三百三十餘里爲之萬夫常受之田而已則是方

百里之國止乎三萬夫而出車千乘是三十夫而出車一乘亦未見其爲狹也此所以謂以千乘之地爲俠者不如準之以縱橫之法而又不知此乃田賦而非軍賦也田賦之說大意本王制疏文謂司馬法之太廣者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則百井之地也百井之中三百家出車一乘甲士三人徒七十二人等之王制皆百井之地也而井田百井則十乘司馬法之百井則一乘井田之法一乘則三十家而司馬法之一乘則三百家以三十較三百則既有十倍之增是百里之三萬家者僅足以辦百乘之賦也而所餘九百乘者無地以出之矣蓋常考之則知百里之地三萬家而爲田賦之千乘者固自若也特司馬之法欲寛民力每調發之時十分取一故于田賦千乘之中調其百乘而已於百里三萬家之中而調百乘是三百家而一乘也蓋三十家而一乘者田賦三百家而一乘者軍賦也軍賦之制八家爲井四井爲邑一邑四井凡三十二家四邑爲邱邱十六里凡百二十八家四邱爲甸甸六十四里凡五百一十二家由是言之則五百一十二家爲甸而謂之三百家者何也蓋軍賦之制每乘七十五人於六十四里五百一十二家之內大約七家而賦一人是五百一十二家而得七十五人也然而曰三百家一乘者非截然以三百家而供一乘蓋調發之際于五百一十二家之內每十七家而遣一人則五百一十二家之內當調發止三十八人而七十五人爲乘

者不盡發也所謂三十人者即司馬所謂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是也止於三十人而言三百家一乘者蓋一乘之中一人行而十家資也則行者三十人而三百被其征調餘二百一十二家者又以須在後之調發也故三百家而一乘是三萬家而千乘以三百家之內一調而三十人是三百人者十調而一遍於千乘之中一調而百乘是千乘者六十調而一遍凡所以然者欲均勞逸而休民力非如春秋之世日事戰爭不念民力必百里調千乘而盡發其父子兄弟足其數也此所以謂以司馬之賦不合乎井田者不知軍賦之異乎田賦也若夫馬牛器械因田賦之所出而供給糧糗又有遺人掌之則官給之矣故馬氏包氏之說不同者馬氏言者軍賦而包氏言者田賦也合是三者而論之則百里之地其爲三萬家則一豈有廣狹衆寡之不同哉

愼終追遠

輔氏曰自殯至葬凡附於身與棺者必誠必信勿至有悔焉按檀弓云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多統云士庶人有善則本諸父母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巳則民作孝矣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子曰君子施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云不以巳善駁親之過春秋書毀泉臺譏暴揚先祖之惡故漢元帝

時杜欽上書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荀悅曰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喜之各由其宜可

貧而無諂 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曲禮曰富貴而好禮則不驕而不淫貧賤而好禮則志不懾也

論語註疏纂要

序解

疏按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傳者有三家魯論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者齊人所傳古論語者出于孔氏壁中

敘曰漢中壘校尉至**傳之** 按漢百官公卿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改名向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宣帝時勝以尚書授太后九十卒太后賜錢三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時人榮之表又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宣帝寢疾引至禁中拜前將軍元帝即位爲宏恭石顯所告飲鴆自殺長子伋嗣爲關內侯韋賢字長孺魯國鄒縣人號稱鄒魯大儒宣

帝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地節三年致仕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少子元成字少翁復以明經至丞相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琅琊王卿**至**教授**疏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王吉字子陽琅琊皐虞人也此三人皆以齊論教授者**魯共王**疏魯共王名餘景帝子程姬所生先封淮陽王後徙王魯二十八年薨**古文論語**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倉頡本體形多頭麤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分堯曰下章**疏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如何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其篇次又不與齊魯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安昌侯張禹**疏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成帝即位代王商爲相建平二年薨諡節侯諸儒語曰欲不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是其爲世所貴之事**包氏周氏**疏後漢儒林傳云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二氏疏張侯論爲之章句**博士孔安國**至**馬融**疏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爲文帝博士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年八十八延壽九年卒于家**漢末大司農鄭元**疏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師事馬融當後漢桓靈時故云漢末註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緯候箋毛詩作毛詩譜破許愼五經

異義鍼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矣**近故司空陳羣**至**義說**疏此敘魏時註說論語之人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青龍四年薨王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甘露元年薨註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註作聖證論難鄭元周生烈燉煌人字文逸本姓唐**今集諸家之善**至**集解**疏今謂何晏時諸家謂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也如註言包曰馬曰之類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意改易先儒者也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焉**光祿大夫**至**何晏等上**疏此敘同集解之人也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晉書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荀顗字景倩荀彧之子詵之弟也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何進之孫咸之子曹爽秉政以晏為尚書又尚公主正始中此五人共上此論語集解也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子曰子者古人稱師曰子亦有德之通稱**不亦君子乎**疏言誠君子也**千乘之國**註司馬法

云云此投已載在集成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
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
附穰苴于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
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註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疏馬
融依周禮大司徒文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
包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
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
也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四百
里之封也兩存其義者以周禮周公致
太平之書王制者漢帝令博士所作也**使民以時**疏莊二十九年左傳
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
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
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則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今
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
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
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
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
焉皆重民力而不妨奪農務也旬音馴**弟子入則孝**疏言爲人弟與
子者**則以學文**馬曰文者古之遺文疏云遺文者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信近於義**疏若春秋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而不必
守信也史記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

杜而死雖守信而非義也

爲政第二

朱子集註

政之爲言正也箋記哀公問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德之爲言得也箋記樂記德者得也又鄉飲酒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之於身也集註舊說行道而有得于身後以身作心蓋以德字從心其義尤切北極天之樞箋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注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呂不韋春秋有始篇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所守者至簡至制動箋周易畧例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子曰詩三百章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箋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註禮儀經禮也疏即儀禮十七篇道之以政章政謂法制禁令也箋法則也憲也度也繫辭云制而行之之謂法如周禮太宰以八灋治官府司馬建

邦之九灋漢約法三章此法字未便謂之刑特刑之總號耳制者節制也經制也記云制國用易云節以制度此乃一定之制如周官考制度于方岳蔡註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類是也若集註于齊之以禮註云禮謂制度品節者此制度專主禮而言如車服冠冕都邑廬第之差等爵祿尊卑貴賤之異數此乃禮之節文也禁者戒也止也所以禁民爲非也如入國而問禁司寇掌邦禁葵邱五禁豫施禁以防民使不犯刑也令者命也號令也書云謹乃出令語云不令而行漢有先後之令曰甲令乙令丙令是也

使人日遷善而不自知 箋記經解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從善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志於學章

聲入心通 箋橫渠正蒙曰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聲爲律身爲度 箋家語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矣史記禹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言禹聲音應鍾律以身爲法度註今巫步猶稱禹步稱以出言者權衡亦出於身也稱音去

孟懿子問孝章

魯大夫仲孫氏 箋懿子孟僖子之子僖子疾屬其子南宮敬叔名說與懿子師事仲尼昭公七年傳

禮卽理之節文 箋記仲尼

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或問三家葬而設撥**箋檀弓孺子蕢遷平切之喪哀公少子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椁幬爲榆沈審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法者也君何學焉輴殯車榆沈者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紼引輴車滑有榆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三臣者當廢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疏喪大記云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紼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今云三臣僭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紼唯殯時用輧軸不得用輴紼也輴音輇

子游問孝章　養其親而敬不至至**何異**箋內則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亦然人子於父母之犬馬亦當愛而供食之養親不敬則養父母與養父母之犬馬無異蓋此意也

子夏問孝章　孝子之有深愛者至**必有婉容**箋六言出禮記祭義

視其所以章　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箋或問引齊桓公伐楚乃因伐蔡蔡潰而遂伐楚僖公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公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昭王南面不復此所謂伐楚雖誼而所由未是也

溫故知新章　學

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 箋記學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註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難旨去

不器章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箋纂疏引黃氏曰以物而言如舟不可以爲車之類蓋莊子天運篇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

周而不比章 周比和同驕泰之屬 箋里仁君子喻于義小人喻於利雍也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衛靈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爲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里仁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述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顏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憲問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攻乎異端章 治木石金玉之工 箋周禮考工記凡攻木石之工七攻金玉之工六刮摩之工玉人之事也 佛氏之言 至近理 箋韓昌黎荅孟簡尚書云佛老之言勝於楊墨朱子語類云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而過之也或曰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何以言及佛氏愚謂程子所引乃推類而言不必論其先後然後世止以漢明帝永平二年爲佛入中

國之始不知武帝元狩中霍去病征匈奴至皐蘭過居延得其祭天金人卽佛像也帝以爲大神立於甘泉宮焚香拜祀此入中國之始也程子謂其害尤甚因詳註之

何爲則民服章

是以君子大居敬 箋此語本公羊隱公三年故君子大居正之意

子奚不爲政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 箋先是季平子逐昭公死于外平子卽季桓子父名意如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子文伯六年虎又盟公及桓子七年虎竊寶玉大弓以逃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

人而無信章

任載之車田車兵車乘車 箋毛詩小戎註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周禮考工記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云此以馬大小爲飾兵車卽革路兵行則輜重隨之田車木路也此乃田獵之車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

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箋轅端上曲四字絕句毛詩五楘梁輈注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此所謂轅端上曲也至軥則向下鈎之此所謂鉤衡以駕馬者也故又謂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也

問十世章

三十年爲一世 箋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古註三十年曰世史天官書大運三十歲

所因

謂三綱五常 箋真西山云三綱五常之名始見於白虎通漢章帝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漢平帝時王莽殺其子及漢忠臣北海龐萌曰三綱絕矣此又在白虎通前白虎通義云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有曰六紀謂諸父昆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大若綱小若紀然非漢儒之言乃古之遺言也

夏尚忠至尚文 箋禮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未嘗有忠質文之別獨漢董仲舒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司馬遷高祖紀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音試薄也故救僿莫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韓退之襲其說其作本政論曰周之政文既敝也後世不知其承其有作者黜文貌而尚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忠質文之說其所由來也以此詳見三山林少穎辨

天地人三統 箋集註始引馬氏以忠質文為三統者此馬融本董仲舒之說也集註纖言子丑寅為三統者此本檀弓孔氏疏文也檀弓云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鄭註建丑之月物芽色白建寅之月物生色黑孔氏疏尚黑尚白尚赤此之謂三統建子為正月者天之陽氣始生為物所得陽氣微動故為天統丑為正者物已吐芽唯在地中含養故為地統寅為正者以其物出地當須人功故為人統又前律歷志黃鍾林鍾太簇為天地人三統者謂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

地下始著于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黄鍾爲天統坤之初六陰氣受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故林鍾爲地統乾之九二萬物咸通族出于寅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統者繼也黄鍾之律長九寸林鍾長六寸太簇長八寸無餘分故造律者以是爲統竊嘗疑之黄鍾十一月之律故於子爲天統太簇正月之律故於寅爲人統獨林鍾六月之律屬未乃爲丑之地統何也考晉律歷志黄鍾之律與丑之氣皆下生林鍾而林鍾又上生太簇此林鍾所以爲丑之地統也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此邵子經世書之說也子丑寅之寅在五支該十一眞者乃寅敬之寅今多誤讀

小過不及之間

箋易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此卽小過不及之義

所因所革

箋禮記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云云此其不可與民變革者也又禮器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靑夏造殷因

讖緯術數之學

箋[illegible]春秋緯取神怪卜筮童謠而無讖語至司馬遷作史記始言秦築長城以備胡胡爲亡秦者必胡也曾不知爲胡亥及陳涉起事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魚腹中以爲楚當再受命至成帝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等書自後讖語盛矣王莽因之造作符命代漢其後道士西門君惠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光武建

武二年眞定王楊造讖曰赤九之後癭楊爲主楊病癭欲以惑衆中元元年光武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詔索河雒讖文之言宣布天下大抵其說始於亡秦盛於光武若術數則如漢之京房唐之袁天綱李淳風占算之類是也

非其鬼而祭章　**天子祭天地**至**五祀**　箋此三語曲禮文也五祀戶竈門行中霤月令孟仲季春其祀戶祭先脾孟仲季夏其祀竈祭先肺孟仲季秋其祀門祭先肝孟仲季冬其祀行祭先腎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設主於軷上季夏之月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其祀中霤祭先心霤在室中土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所以名室曰霤至孟冬則五祀祀之祭又兼舉乃息民之祭也又晦翁答陳仲蔚云古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窗此乃中霤後人易而爲屋不忘古制相相承亦有中霤之名但當於室中祭之又答符舜功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作兩條路子五祀雖分四時然出行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山子於門前以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

附錄

道之以政　家語刑政篇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

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不變道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刑矣**子游問孝**祭義曰亨孰羶馨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又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夏問孝**集註蓋孝子之有深愛者至婉容此語出禮記祭義又曰威嚴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註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子張問十世**朱子語類陳安卿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爲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文公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月十月周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爲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爲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爲歲首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非其鬼而祭曲禮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爲政第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孟懿子疏春秋定公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卽懿子也謚法曰溫柔賢善曰懿**孟武伯**疏春秋懿子以

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十九年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謚法剛毅直理曰武**子游問孝**疏按孟子盡心篇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異端**註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疏此章禁人雜學異端謂諸子百家之言也或粃糠堯舜戕毀仁義故不同歸也**哀公**註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曰恭仁短折曰哀**季康子**謚法安樂撫民曰康**大車小車**疏大車牛車冬官考工記大車崇九尺鄭註云平地任載之車轂長半柯者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小車駟馬車考工記兵車田車乘車皆駕駟馬**殷因於夏禮**註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疏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白虎通云三綱者何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若羅網有紀綱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者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伸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五常者白虎通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而陰道受陰道

極而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三統者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卦受泰註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卦受臨註云物之芽其色尚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卦受復其色尚赤夜半爲朔又三正記云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高陽氏神農氏有虞氏皆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女媧少昊高辛堯皆以十二月爲正高辛氏尚黑餘皆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正朔三而文質再者各自爲義不相須也

其或繼周　疏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或有繼周而王者

八佾第三

朱子集註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　箋按昭公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謂之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平子名意如恐八佾之僭鄭季平子註疏謂季桓子者亦無所据但云與孔子同時則

平子乃桓子之父者同時也以傳爲據意季氏有此舞必自平子始故平子之逐昭公郎集註所謂弑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爲乎斯爲可徵矣

以雍徹章

雍周頌篇名 箋聖人舉相惟辟公天子穆穆二語特言甚者耳若詩云宜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既右烈考亦佑文母等語皆不可施於三家之堂也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箋義見禘自既灌章

人而不仁章

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箋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

林放問禮章

夫祭與其敬不足至**哀有餘** 箋范氏所引見檀弓文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檀弓文先言喪禮而後祭禮范氏所引先言祭禮而後言喪禮

楊氏曰禮始諸飲食 箋所引見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孝於鬼神

喪不可以徑情直行 箋檀弓子游曰禮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

爲之哀麻哭踊之數 箋如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又如三年之喪十三月小祥除首絰二十五月大祥

除經杖二十七月禫祭踰月從吉期喪一周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之類此哀麻之節也如臣聞君喪而未奔其哭之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又如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奔喪迫於公事者三日成服五哭奔父之喪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之類此哭泣之節也男子袒而踊婦人不宜袒故不踊而擗者但發胷擊心喪大記又云小歛主婦亦踊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童子不踊跛者不踊之類此踊之節也檀弓曰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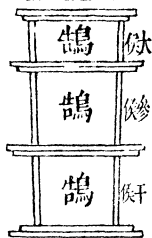
旅於泰山章

諸侯祭封內山川 箋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記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故諸侯祭境內山川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以河非楚有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泰山乃兗之鎮山爲東嶽之長故檀弓注云泰山衆山之所仰王制疏泰山在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君子無所爭章　大射之禮

大射者諸侯將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五禮之中屬嘉禮參侯參旁

儀禮大射三侯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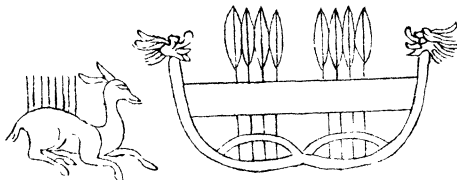
鵠 大侯
鵠 參侯
鵠 干侯

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于侯干音豻豻侯豻飾也豻胡犬也取捷黠意熊侯而謂之大者言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之可比故於熊侯加大以別之然不嫌於偪上者天子三

侯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不得用虎侯而以熊參豻爲三侯若畿內但有熊侯豹侯此其別也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雋是以取名淮南子曰鳱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名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儁故射取名焉

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之圖

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

飲不勝者圖

按記云楅承矢器笴長三尺楅如之兩端龍首以限矢中爲蛇身兩兩相交相對以丹韋爲富四四分矢而委之於上閭如驢一角岐蹄閭中算器實八算橫委餘算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郊則閭中郊大射也於竟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楅設於中庭閭中居堂西

右按儀禮圖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以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爵也豐形似豆而卑作人形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個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注云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亦相飲之位注謂飲之者立於飲者之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　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就射爵而飲也已無俟才不可以辭罰

衆耦皆降

箋衆耦取弓矢之人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諸侯四耦大夫卿及士三耦又春秋襄二十九年傳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孔疏云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乃畿外諸侯故三耦

或問不勝者脫決拾遂以執弣

箋決

鉤弦者詩車攻云決拾既佽決著於右大指以鉤弦拾遂也以韋為之以護左臂利弦者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弭音撫弓把之中記云左手承弭是也**巧笑倩兮章** **繪畫之事**箋禮運五色六章疏云初畫曰畫成文曰繢鄭注司服云畫以為繢是也**甘受和白受采**箋禮器云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樂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又禮運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可謂能繼其志矣**箋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夏禮吾能言章** **杞夏之後宋商之後**箋樂記云武王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史記言武王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是也宋忠曰今陳留雍邱縣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隱四年傳云杞遷緣陵杞後改國號州而稱淳于公故桓五年經書州公如曹襄公二十九年經杞子來盟傳曰書子賤之也又晉叔侯謂平公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言其雜用夷禮也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作亂周公既誅武庚管蔡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孔子微服過宋之時乃宋景公名頭曼之二十五年其後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此皆夫子時也**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

師至夫子刪詩之時僅存五篇則典籍之不足徵可知矣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則賢者之不足徵可知矣洪氏五筆云鄭國小於杞朱少昊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郯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語錄引禮運吾得夏時吾得坤乾箋禮記註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坤乾者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其歸藏又大戴禮云夏小正者孔子得之於杞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狩烝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已見於周公之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畧雖異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更詳歟今小正見於大戴禮漢九江太守戴德所記也歸藏者按鄭元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其卦以坤爲首坤爲地故曰歸藏

禘自既灌章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箋伯循亦曰伯淳名匡唐人師啖助春秋陸淳春秋纂例卷第二辨禘例趙子曰云云此語也見或問記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又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薄也春物未成而祭薄也禘者次第也夏則物雖未成宜依次第而祭也嘗者薦新烝者冬物之衆此蓋夏殷常祭之名然王制言夏曰禘

而祭義郊特牲皆言春禘者鄭註禘當為禴從此為正天保詩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蓋文王受命始以祠易禴其後遂以禘為殷祭殷者大也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也由此觀之禘為大祭自周以來改之也若魯之禘見於春秋者二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春秋分記禮樂書可考○

成王以周公有勳勞賜魯重祭　箋記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又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又云五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謝氏曰夫子嘗曰至**周公其衰矣**　箋此皆禮運之文而魯之郊禘孔子嘗有嗚呼哀哉之嘆矣所謂周公其衰矣者言周公之盛德反因魯之僭禮而其德遂衰此夫子所以深嘆也

或問禘之說章　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　箋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仲尼燕居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論語中庸禮記凡

三言指其掌

吾不與祭章　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　箋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坊記云七日戒三日齊戒卽散齊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日散齊日戒者定其心志不御不樂不弔致齊三日則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卽集註所謂必見其所祭者此意也

王孫賈章　或問凡祭五祀戶竈門行中霤　箋王孫賈衛靈公時人王孫賈問及子路請禱二章集註所引五祀者據曲禮月令士喪禮皆戶竈門行中霤此蓋殷時之制王制言大夫祭五祀則謂司命中霤門行厲及與祭法言七祀皆周制也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此天子之祭也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曲禮所謂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諸侯祭山川祭五祀大夫祭五祀此爲夏殷法王制謂大夫得祭五祀謂有采地者無地者止如祭法言祭三祀是則五祀有夏殷周之殊不可不致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公厲是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公厲族厲謂古大夫無後者又有周禮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者彼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其義不同因併及之竈陘音刑

子入太廟章　魯周公之廟　箋公羊文

公十三年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室羣公稱宮**鄹魯邑名**箋史記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地志云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陬山名孔子宋微子後本子姓自宋襄公至孔嘉父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家語云孔子生三歲而父叔梁紇死襄十年傳偪陽縣門發鄹人紇抉之註云仲尼父也是叔梁紇之稱鄹**語錄云但聞**人有自來矣縣音元紇字音瞎讀爲核者非

其名而未識其器物箋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唯君子以爲至誡故常置之坐側此卽所謂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每事問者此類是也

鄉射禮文箋儀禮鄉射禮曰射不主皮孔子所引蓋儀禮鄉射禮之文也

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箋儀禮圖并義見後

侯人之形類也上箇象臂下箇象足箇音幹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以皮爲鵠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此棲皮曰鵠是也天子大射侯畫五采雲氣賓射之侯中二尺畫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三正之侯則去元黃二正之

上舌廣一幅長四丈亦曰个
上躬廣一幅長二丈

鵠

下躬廣一幅長二丈
下舌廣幅長三丈

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綠所謂畫布日正也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元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於其側也欲畫之時必先用丹采其地乃於上書雲氣也又按侯道以弓者弓之下制長六尺量侯道以弓爲度儀禮大射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貍步取其善睨侯也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日惟若寧侯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貫革之射息　箋禮記云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鄭注郊射爲射宮於郊也貫革射穿甲革孔疏云射宮在郊學之中也左射乃東學右射乃西學貍首騶虞皆天子射歌之詩革甲鎧也言軍中習容儀又無他物但取甲鎧張弓而射唯穿多重爲善春秋養由基徹七札是也又按儀禮云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周禮鄉射三日主皮亦註云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合儀禮樂記周禮三者觀之雖有甲鎧獸皮之殊然皆不以侯爲言讀者更考之射者行

告朔章　頌

來歲十二月之朔 箋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以來歲十二月之朔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註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若今時作歷日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疏云中乃中氣朔乃節氣鄭注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禮記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

以特羊告廟 箋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疏云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以特羊 **僖自文公始**

不視朔 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朔猶朝于廟非禮也公羊日每月朔朝廟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曰曷爲不視朔公有疾也自是公無疾亦不視朔

關雎樂而不淫章 **欲學者玩其辭**至**正也** 箋此蓋欲學者於詩與樂皆當察之既玩其辭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復審其音而知其所以不淫不傷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因人心而可以識其性情也

管仲之器章 **管仲齊大夫** 箋史記管仲者潁上人也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韋昭云管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管仲冢在青川臨南二十里牛山之阿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三歸臺名事見說**

苑箋劉向說苑乃漢鴻嘉四年三月光祿大夫劉向進所序說苑二十卷後止存五篇宋曾南豐於士大夫閒得十五篇與舊爲二十篇南豐作序第十一卷善說篇云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智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于子矣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又史記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故禮器云士不臺門言有稱也又戰國策東周卷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屏謂之樹**箋爾雅云屏謂之樹注小牆當門也**反爵於坫上**箋坫形[illegible]外方而中小間**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箋按禮記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又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而繡音補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禮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蘇氏曰揚雄所謂大器**箋揚子先知篇云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謂之大器**威公內嬖六人**箋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以爲太子桓公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寺人貂挾五公子作亂乃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以諸侯伐齊立孝公八月齊桓公始葬

語魯大師樂章 **五音合矣**至**後和** 箋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以相濟也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相連如貫珠** 箋樂記子貢見師乙問樂師乙曰云云纍纍乎端如貫珠

儀封人章 **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箋禮記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註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

韶盡美章 **程子曰堯舜**至**所遇之時然耳** 箋禮器云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附錄

八佾 山堂考索舞節八音行八風七所舞四八則何以應八音之節善乎服虔之議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等殺甚明文義甚當鄭伯納晉悼公其樂二八晉侯賞魏絳以一八之樂此其證也由是而言則杜預之說非

矣劉氏權衡曰左氏曰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若五等之君均於八佾無乃同之乎且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八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元冕之祭也王服元冕不舞士服元冕反舞之乎且元冕又非士所常服者以此推之則是衆仲之謬而隱公從之爲非禮無疑公羊傳初獻六羽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始僭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

張主一春秋傳云後世皆以六佾爲魯之所當用者不考於周禮之過也　春秋分紀禮樂書云明堂位曰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祭統亦云賜八佾以舞大夏凡此皆漢儒雜記非出孔氏雅言也周命諸侯班班冊書無有是矣嘗考之詩書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爲周公報而命爾元子俾侯于魯耳方公之治洛成王以秬鬯二卣使之明禋于文武而曰拜手稽首以承文武之休享則君臣之際嚴矣公曰予不敢宿必禋于文王武王是公未嘗居此錫則弗敢宿留王命也成王之恭周公之孚皆可以示萬世詩書之所載孔子之所刪定吾斯從之矣聞諸傳曰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又奚請惠公請之則是魯未始有天子之禮樂

成王初不之賜伯禽亦莫之受也隱繼惠而立天下無道至是而兆成成矣春秋始隱則惠公之僭不得書待郊有變而書之聖人之微意也

入太廟每事問春秋分記禮樂書孔子入太廟每事問非惑之蓋疑之也諸侯之廟而有天子之禮樂故問以見正焉是以爲禮也**君子無所爭**禮記燕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使民戰栗**洪氏五筆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八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歟**臨喪不哀**曲禮云臨喪則必有哀色

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季氏註季桓子也疏按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故知桓子也**舞於庭**馬曰庭季桓子家廟**八佾**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者隱公五年左傳文也云八八爲列八八六十四人者諸侯三十六大夫十六人士四八杜預何休說如此服虔此用六爲六六八四十八八大夫爲四八三十二八士二八十

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則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隱五年左傳衆仲之對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惟天子得盡物數諸侯則不敢八音者金石土革絲竹匏木也鄭元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又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天子之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八佾也詁云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此釋季氏所以得僭之由由魯得用之也案禮記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又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惟得于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他廟亦爲僭也故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時已僭之他廟也

三家 疏此弟子之言將論夫子所譏之語故先設此以爲首引三家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

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與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

辟公 包曰謂諸侯及二王之後

以雍徹 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旅泰山 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

君子無所爭 馬曰多算者飲少算疏算籌也鄉射記曰箭籌八十長尺有握射于堂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時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音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音甫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升降也

禘灌 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文公緣僖公于閔公爲庶兄置僖公于閔公之上先先後之倫故春秋譏之是知當閔在僖上今升閔先僖故云逆祀

子入太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古謂大夫守邑者以邑冠之孔子父鄹邑大夫左傳稱鄹人紇故此謂鄹人之子左傳成二年云新築人仲叔于奚杜註云于奚守新築大夫即此類也

射不主皮 馬曰射有五善焉疏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日和

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杜子春讀和爲和頌謂能樂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之射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其容体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 **告朔** 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天子告朔于明堂諸侯告朔于太廟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 **定公問**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三歸** 禮大夫雖有妾媵妻唯娶一姓 **塞門**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上以帷 **儀封人** 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儀邑名者左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元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者 **木鐸** 禮有金鐸木鐸周禮敎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敎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

里仁第四

朱子集註

人之過也章　後漢吳祐至是也　箋本傳祐順帝時爲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後漢書曰賦錢五百爲父市單衣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使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說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云祐在膠東九年以仁孝稱

語錄仁者之過易辭　箋禮記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無適無莫章　吾誰適從　箋春秋僖五年晉獻公使士蔿與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云云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苟無道以主之至自恣乎　箋莊子山木篇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意以爲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合乎大方集註乃反其說

幾諫章　寧孰諫　箋孰與熟同內則疏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父母之年章

愛日之誠　箋楊子孝至篇云孝子愛日註云孝子養親惟日不足故謂愛日之誠

附錄

安仁利仁禮記表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好仁惡不仁坊記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君子喻於義晦翁年譜云淳熙八年辛丑二月陸子靜來請書其兄教授其墓誌銘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喻義利發論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又按象山戊申書自謂南康之集加敍於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爲可愧此此象山自道也象山文集所載記章講義并附錄晦翁之說于左方庶有所考象山白鹿洞書院講義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

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心痛之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後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幾諫

曲禮曰爲人之臣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事親有隱而無犯疏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也

勞而不

怨記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不遠遊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

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無改於父之道此章與學而篇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注此是鄭註本或二處皆有事君數數謂速數之數此章言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數則瀆而不敬故見罪辱疏薄矣

公冶長第五

朱子集註

公冶長箋家語魯人字子長長爲人能忍恥南容居南宮又名括箋集註云名縚又名括字子容此據家語所載史記弟子傳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春秋閱又作說爲魯世卿卽孟孫氏其後說爲南宮氏卽懿子兄檀弓南宮敬叔註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敬叔失位去魯及反魯則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以此

事推之則南宮敬叔若猶有可議者何歟

子謂子賤章　子賤姓宓　箋家語宓音密史記宓與伏古通濟南伏生即其後子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理纍疏所引父事兄事友事者語出說苑

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　箋家語十九孔子問子賤曰自汝之仕何得何忘對曰自來仕者無所忘其有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魯若無君子者則子賤焉能取此

漆雕開仕章

漆雕開字子若　箋家語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史記云字子開魯人

孟武伯問章

春秋傳悉索敝賦是也　箋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產謂晉士匃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孔文子章

諡法勤學好問為文非經天緯地之文　箋史記諡法解雖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按以文為諡者首曰經天緯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凡六又春秋昭二十七年傳云經天緯地曰文

孔文子

使子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 箋哀公十一年衛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女其娣嬖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出文子女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而遂奪疾之妻疾或淫于外州州人奪其軒以獻疾恥是二者奔宋衛人立疾之弟名遺文子使室孔姞即太叔之妻也事在衛出公之時亦見家語正論解

子謂子産章

子産鄭大夫公孫僑 箋史記索隱子産鄭成公之少子也按春秋世譜乃公子發字子國之子史記乃誤公孫者以其出於公族故氏公孫鄭世本子産長于孔子三十五歲生于鄭悼公元年鄭簡公之三年子産討平尉止等亂時年二十四乃襄公之十年也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記年表聲公五年子産卒左氏昭公二十二年鄭子産有疾數月而卒鄭定公之八年也其去鄭聲公之五年乃隔二十五年史亦悞也子産事簡公定公史亦同

如都鄙有章 至 **廬井有伍** 箋見襄公三十年都鄙有章者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分去上下有服者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者封疆也溝洫也廬井有伍者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保如鄭民之歌子産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即有服有伍也褚藏也奢侈者畏法而藏其衣服

晏平仲章

晏平仲齊大夫 箋平仲萊之夷維人也今東萊地也史記索隱曰晏子名

嬰謚平字仲其父桓子名弱事齊靈公莊公景公晏子冢在齊子城北門外著書七篇在儒家名晏子春秋

臧文仲章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 箋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莊文之閒爲大夫 蔡大龜也 箋大龜出蔡州故龜以蔡名猶冀產馬而馬稱驥又按通志昆蟲草木略云蔡地產蓍常有白龜出其下故今有白龜廟州人祀之此其證也 梲粱上短柱 箋爾雅云梁上楹謂之梲侏儒柱也 春秋傳所謂作虛器 箋文公二年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也六關者塞關陽關之屬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家人織席而與民爭利居蔡山節藻梲虛器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祀太廟夏父弗忌爲宗伯縱令躋僖公于閔公之上蓋僖公雖爲閔公兄然僖公嘗爲閔臣位當在閔下今躋于僖上是逆祀也禮器曰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爰居海鳥也似鳳凰魯語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難以爲仁且智矣其文多不全錄又莊子至樂篇昔有海鳥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云云

令尹子文章

令尹官名 箋春秋職官書云尹訓正也楚之官以尹名如箴尹工尹連尹宮廄尹門尹樂尹之類是也如令尹之職獨尊於內統兵於外皆令尹之在也太宰小宰皆居其下

子文僭王猾夏之事 箋子文自莊公三十年爲令尹乃楚成王之九年僖公五年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二年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不言楚執宋公不以夷狄執中國之君也絕二國之祀執中國之君此皆猾夏之事楚本子爵自楚武王僭稱王至成王因之而不改此僭王之事也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于齊 箋按田敬仲完世家完陳厲公之子蔡人殺陳厲公完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敬仲生孟夷孟夷生孟莊孟莊生文子名須無事齊莊公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妻東郭偃之妹公通焉杼遂弑莊公初莊公欲伐晉崔杼諫不可謂陳文子曰吾言于君而弗聽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欲弑之以說于晉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此時文子既知其君內有淫行外欲興戎而不能諫失於正君也公既弑文子之子桓子名無宇亦爲卿坐視崔氏之亂不能討賊也不數載而復反于齊者襄二十五年宋向戍如齊欲弭諸侯之兵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若文子二十七年出奔則至是僅二三載而反齊故曰不數年而復反

季文子三思章 求

遭喪之禮而行箋事見註疏纂要程氏分記曰晉侯雖有疾不幸而死再聘焉可也未死則吾不幾于幸亡樂禍而曰備豫不虞妄矣嘗讀聘禮有書幣夕幣陳幣奠幣而無預備之幣**宣公篡立文子反使齊而納賂**箋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公子遂弑文公太子惡及其母弟視乃立文公庶子宣公名倭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六月賂齊人以濟西田

甯武子章　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箋衛文公有道者衛國風定之方中干旄等詩皆美文公者也閔公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穡訓農通商惠工敬敎勸學授方任能之類成公無道者成公名鄭文公子僖二十五年嗣立二十八年晉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懼出奔楚元咺立叔武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而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殺叔武元咺愬于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代衛侯坐獄士榮爲大夫衛侯不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于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晉侯使醫酖衛侯甯俞貨醫得不死秋乃釋衛侯

伯夷叔齊章　孤竹君之二子箋夷齊世家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孤竹君殷湯時三月內所封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孤竹者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解見註疏

纂要 微生高章 微生姓高名魯人 箋漢高帝紀尾生孝已之行顔師古註即微生高也

又莊子註亦然 掠美市恩 箋昭公十四年已惡而掠美爲昏諸本掠音亮 盍各言爾志章

驪靮之生由乎馬 箋靮音的韁也莊子秋水篇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蓋牛馬四足則不容不驪靮之 十室之邑章 必有忠信如丘者語錄云古註疏

不成文理 箋蓋註疏云一說衛瓘讀焉音於虔反爲下句首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衛意謂聖人不以已之好學毀人故以如丘者爲絶句也

附錄

公冶長可妻 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女孔聖世甌云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公冶長所娶必伯魚之弟也又家語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卽孔子之兄也故叔梁紇又娶顔氏女名徵在而生孔子也孟皮之女妻南宮檀弓云南宮縚之妻喪其姑孔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母扈扈爾從從高也扈扈大也從從音總又音崇孟皮之子孔忠字子蔑與宓子賤同仕 宰予晝寢 王若虛云宰予之惰非止一朝夫子

之怒亦有其素特因是而發之否則予之躭寢日以爲常記者語簡而不盡其詳亦不可知

臧文仲居蔡

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家不藏龜疏云家卿大夫之家也故臧文仲居蔡爲僭言有稱也家語云臧文仲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禮云家不藏龜者白虎通天子之龜一尺二寸諸侯之龜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者此謂卜龜士亦有龜但不可過制耳龜陰物也故其數偶　又考文仲孫武仲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葢請爲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使弟爲爲已請遂自爲也乃立臧爲爲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立會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兄亦異矣容齋五筆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賢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武仲立三年爲二兆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馬人見之矣三大夫之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能無數卜乎

三仕三已

按國語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

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之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我逃死非逃富也參之國語此即三已之事春秋莊公三十年申公鬬般殺子元子文爲令尹自毁其家以紓國難此子文爲令尹之始僖公二十年子文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三年子玉伐陳取焦夷二邑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子玉代已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與晉戰而敗自殺其後則鬬勃子上爲令尹莊三十年以後僖二十二年以前二十八年之間正子文三仕三已之時此其始末也宣公四年子文卒子鬬般爲令尹

不念舊惡 家語弟子行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公冶長 張華云公冶長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舊說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不取也

瑚璉 包註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按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註此論語賈服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乘桴馬曰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治其賦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十二頭四邱爲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者大學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鄭註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此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此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與賓客言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也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子謂子產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襄二十年執鄭國之政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謂之國僑晏平仲平謚案左傳文知是晏桓子之子謚法治而清省曰平居蔡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則辰是公子彄曾孫也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氏曰臧也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包曰蔡國君之守龜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龜不盈尺不得爲寶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蔡乃大龜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子文左傳初若敖娶于邧生鬬伯比若敖

卒從其母畜于邧淫于邧子之女生子文焉邧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是也

馬十乘 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爲乘經言十乘故知四十匹也

三思 案春秋文六年經書秋季孫行父如晉傳曰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註云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卒杜預云所謂三思故知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諡法云道德博厚曰文

甯武子 諡法剛強直理曰武

伯夷叔齊 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二子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有天下二子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者是也

左邱明 魯之太史

朱子集註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箋易說卦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本義云離中虛明故可以爲南方之卦按說卦此節朱子云邵子謂此乃文王後天八卦

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又云子輿與子桑友子桑病子輿裹飯而食之又山木篇孔子問子子桑虖曰云云虖即戶也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箋家語無其文事蓋見于說苑第十九篇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今按集註引家語乃誤記耳

弟子孰爲好學章

顏子三十二而卒箋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

詩書六藝之學七十子非不通也箋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註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注七十二人集註言七十子舉大數也

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

也 箋集註所引自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至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此一段見伊川文集顏子所好何學論凡七百餘字集中云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卽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子華使齊章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箋周禮㮚氏爲量量之爲鬴容六斗四升鬴深尺內方外圜象天包地外鬴釜同又按儀禮歸賓饔餼篇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則五秉者今之八十石也又庾秉斛皆有二義如考工記陶人云庾實二㲄鄭司農云㲄讀爲斛庾如請益與之庾之庾計㲄受斗二升庾實二㲄則受二斗四升已又儀禮云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稻名也稻粱把爲筥詩云此有遺秉彼有不斂穧卽此筥也是庾秉斛有二義也

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 箋史記原憲字子思鄭元云魯人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淸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嘗爲孔子宰後隱居于衞史記云亡在草澤中

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箋通鑑外紀黃帝以井[illegible]爲鄰鄰三爲朋晉地里志堯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周禮地官遂人則以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而大司徒之職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

州五州爲鄉註云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
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是則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大司
徒之閭即遂人之里大司徒之黨即遂人之鄙大司徒之鄉
即遂人之遂今朱子之註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此二語
本遂人之文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此二語本大
司徒鄭註愚按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
此郊内之制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
形體之法此郊外之制也故遂人註云鄰里酇鄙縣遂猶郊
内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
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異其名者亦相變耳

子謂仲弓章　周人尚赤　箋義見爲政第二天地人三統註　**角周正中犧牲也**　箋按月令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具量大小視長短疏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視長短者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周正者即長短全具之義中犧牲者欲其色之純也　**仲弓父賤而行惡**　箋家語弟子解冉雍字仲弓生于不肖之父雍伯牛之宗族蓋冉耕字伯牛也

伯牛有疾章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　箋禮喪大記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註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牖或爲墉疏云知謂君來者鄉黨篇云疾君視之東首是也病者雖恒在于牖

下若君來視之時則嚮時移嚮南墉下東首令若得南面而視之纂疏胡氏曰寢廟則無北牖然北方有少牖謂之匪恐北牖指此愚按匪父沸切說文隱也胡氏疑無北牖者蓋鄭注北牖或爲北墉纂疏亦云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牖下

賢哉回也章　尋仲尼顏子樂處 箋集註所引程子曰乃明道先生之言見于遺書後錄

子游爲武城宰章　武城魯下邑 箋地志在兗州之南城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即此武城也滅明墓在兗州鄒城縣然又有左馮翊清河淀襄皆以武城名縣故與魯之武城相疑而濟河特曰東武城有弦歌臺述志者遂並落爲子游所宰之邑斯謬矣詳見豫章郡澹臺滅明墓友教亭記謂武城爲下邑者以非大夫采地之邑也

澹臺姓滅明名 箋史記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其貌惡孔子嘗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受業于孔子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友教江南士大夫名施於諸侯家語其人正直無私仕魯爲大夫哀公八年傳云王犯嘗爲武城宰澹臺子羽之父好賢

如飲射讀法之類 箋集註飲射讀法之義纂疏固詳之矣又按羣書百考云州長每歲正月正歲及春秋祭祀屬民讀教法一年凡四黨正於四時孟月朔日及春秋祭禜及正歲屬民讀法一年凡七族師每月朔及春秋祭酺屬民讀法一年凡十四是州長四讀黨正七讀族師十四讀一年之間凡二十五

讀法民其有不喻于教法者乎周之人有上君子之行夫豈偶然哉

孟之反不伐章　莊周所稱孟子反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爲友左傳又稱孟子側事在哀公十一年箋已見論疏簽要其時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師從齊甲首八十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知之好之樂之章

鬻之五穀箋周禮夏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穀宜五種天官太宰三農生九穀注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知者樂水章

動而不括故樂箋易繫辭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王弼注云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閡之患

齊一變至於魯章　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箋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僖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句音渠成風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禮也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云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鄉注云此非

周制不立卒伍不勝甲兵作内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内政國政此所謂從簡者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大抵從簡尚功之意備見齊語然自太公始封三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此齊俗急功利之始至齊桓管仲之爲則餘習耳

子見南子章 **衛靈公**

夫人有淫行 箋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注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朝在宋故呼之衛太子蒯聵嘗使齊過宋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猳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猳喻宋朝艾老也

有見小君之禮 箋莊公二十四年經夫人姜氏至大夫宗婦覿用幣疏云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禮集成引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者 傳即夫人姜氏至之事按穀梁直言大夫不見夫人且言用幣非禮也公羊則但言用幣非禮而不言大夫不見夫人何休注以爲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朱子疑其無考者以禮經皆無其文也按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執贄大夫人尊與君同亦當有禮相見杜云大夫始見用羔雁見夫人亦當然

如所不與崔慶者 箋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弑齊莊公慶封乃立簡公而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而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

附錄

與之釜與之庾 釜則六斗四升庾則十六斗五秉則八十石冉子縱違夫子之命而多與之何至過多若是與

其心三月不違仁 集成此章引語錄云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雍也仁而不佞章朱子又云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二說低悟學者辭之

再言賢哉回也 易乾卦子曰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繫辭云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皆夫子之語例也

君子儒小人儒 小人之稱有二而指細民者不與焉其曰硜硜之小人小人哉樊須從其小體為小人之類此謂所見淺狹對大人而言者耳自餘以對君子者皆險賊不正之屬也子夏之在聖門文學雖勝而心術之間或未盡善故以是儆之

敬鬼神而遠之 表記子曰夏道尊命敬鬼神而遠之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

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南面包曰言任諸侯之治子桑伯子王曰書傳無見焉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以此爲秦大夫恐
非原思宰世家云孔子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故以原憲爲家采邑之宰
爲費宰孔曰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用之疏季氏僭禮樂逐昭公是不臣也十三年南蒯以費
畔又公山弗擾以費畔是數畔也汶上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自牖執其
手伯牛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問之從牖執其手也一簞食案鄭注曲禮云圓曰簞方曰筥奔而殿
馬曰前曰啓後曰殿疏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日啓也案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淸孟孺子洩帥右師冉
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之不同者據所聞而記
之也祝鮀之佞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皋鼬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
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皋鼬將盟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鮀私于萇弘文多不載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
之乃長衛侯於盟是鮀有口才也宋朝之美孔註而訓反義亦通定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註
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樂水樂山此章初明知仁之性次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觚

不觚馬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疏所以盛酒二升案特牲禮用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是觚爲禮器也

夫子矢之史記世家夫子至衛南子欲孔子來見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天厭之天厭之是子見南子之事也欒肇曰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述而第七

朱子集註

老彭見大戴禮箋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爲信都太傅戴聖爲九江太守趙宋韓元吉敘小戴云蓋自漢興得先儒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宮者小戴書也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于君唯無言言必盡于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官之教大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包氏註老彭商賢大夫

志於道章　**藝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箋義見大學序文註

自行束脩章　**十脡爲束**

箋禮記少儀壺酒束脯疏云束脩十脡脯也

子行三軍章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箋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尚書牧誓疏天子六
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愚按地
官司徒鄉萬二千五百家故一鄉之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又
按唐李衛公答太宗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司馬法一萬
二千家十有二月五百家閏餘窮陰極陽備物之功卒七十
五人者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七十
五人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此則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

徒搏徒涉

箋按註義所引蓋出爾雅釋訓第三云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
也

子之所愼章　齊之爲言齊也

箋禮記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

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字

箋史記三家共攻昭公公居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
子家臣欲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夫子爲衛君章　國人立蒯聵之子輒

箋事原見衛靈公夫人有淫行註蒯聵以召宋朝爲着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少君見顧乃
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曰太
子將殺予靈公怒太子奔宋哀公二年靈公薨初衛侯遊于

郊謂公子郢曰余無子將立女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辭至是夫人欲立郢爲太子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輒即出公蒯聵即莊公也

夷齊扣馬而諫 箋史記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

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箋地理志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蒲坂即舜舊都虞墟遯之地故夷齊隱于此采薇食之及餓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西山即首陽山神農虞夏皆禪讓者又據史記本傳註蒲阪隴西首陽偃師縣遼西清源縣及五處皆有首陽各有案據先後不詳

加我數年章 **孔子年幾七十矣** 箋史記孔子自楚反衛年六十三乃魯哀公之六年也自衛反魯則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年註云學易時年已幾七十者此也又案史記云夫子晚而喜易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讀易而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則我于易彬彬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楚葉縣尹** 箋按春秋彊理書汝州葉縣又按春秋諸臣世譜諸梁楚公族沈尹戍之子楚昭王時魯定哀間楚縣尹稱公如白公之類凡以邑名皆縣尹也楚尹雖僭稱公然齊亦有棠公衛有庾

公尹公魯有費惠公**而不知年數之不足**箋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天生德於子章**　**向魋出於桓公**箋宋世譜桓公子向氏盻向羅上距盻五世向羅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車曰牛即司馬牛也**魋欲害孔子**箋史記孔子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餘見註疏篹要**子釣而不綱章**　**弋以生絲繫矢而射**箋按韻書繳射曰弋故孟子繳而射之集註亦云以繩繫矢十八藥繁韻亦作繳注生絲縷是以繩繫矢者繩即生絲也繳韻弋箭著之以罥禽足謂之繒繳也

陳司敗章　**司敗官名**箋程氏職官書未見陳之司敗若楚之司敗見于文十年宣四年

昭公習於威儀之節箋按左傳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云云是儀也不可謂禮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禮不娶同姓**箋坊記云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防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又案集註云魯與吳皆姬姓者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伯仲雍有國于吳為吳之祖季歷生子昌為文王文王第四子

公旦公旦長子伯禽封于魯昭公去伯禽凡二十三世去太伯仲雍二十六世禮云百世不通婚姻周道然也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箋按史記殷紀昔契有功唐虞之世封之商邱姓曰子氏殷乃契之後武王滅殷微子啟紂之庶兄也武王崩周公封微子啟代殷後是爲宋故宋姓子氏詩云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是也**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箋毛晃韻讄字註與誄同古者卿大夫歿則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爲文以哀之曰讄周禮小史掌讀誄是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蓋引古人誄辭以明疾病有禱祈之事非以誄爲禱也鄭氏注周禮遂以讄爲禱誤監本注云禱也亦誤愚按晃韻注云累其功德爲文以哀之曰讄者此即哀死而述其行之義也

附錄

述而不作樂記作者謂聖述者謂明**食於有喪者之側**檀弓上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暴虎馮河小旻之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太叔于田之詩曰襢裼暴虎獻於公所或古有是語而夫子引之

子在齊聞韶先儒以九叙惟歌即九韶也或謂陳敬仲奔齊陳舜之後故有韶此說非也敬仲在齊非司樂之官敬仲豈知韶者嘗考當時諸國惟魯諸樂最備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魯有韶舊也謹按齊景公

三十一年太師摯自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適齊明年夫子與太師語樂聞韶音齊無韶而有韶竊謂自摯而後有韶也齊景公召太師作徵招角招招與韶同先儒謂卽舜韶樂太師雖不明言爲摯然以年考之不相先後未必非摯也聞韶之事劉向序之于初至齊之時子長繫之于適齊之後者夫子遣公西華使齊在景公三十一年華返命而夫子以是年十二月適齊正太師適齊之後先儒證以國語則尤可見其爲初至齊子長謂學之三月倶爲可疑夫子生于魯豈不知魯有韶又豈待至齊而後學之此二字所以論語不載且夫子學琴于師襄七日而精又何至學之三月先儒以三月爲音者其說爲是見王稼村文集

伯夷叔齊洪氏五筆云王逢原以九字斷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最爲簡妙

君娶於吳按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孟子卒疏若不諱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而云孟子孟子是夫人之且字沒其氏書其且字又沒其薨而言卒皆爲同姓諱也傳云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者孔子以季孫當服臣爲小君之禮故以小君禮往弔季氏而季氏不服喪故孔子亦不服弔服而去絰從主節制也是時孔子已致事故云與弔也胡氏曰昭公欲結好强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雖曰爲君隱而實不可隱矣又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也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而昭公娶同姓故不命于天子

謂之吳孟

子宋是子姓長女字孟故惠公元妃謂之孟子今昭公夫人謂之孟子者因諱同姓若言此夫人是宋國長女也然既曰孟子則不當又以吳字冠其上既稱吳則與不諱等耳蓋論語謂之吳孟子者乃時人常言非經傳正文也

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老彭正義曰即莊子所謂彭祖也名鏗堯臣封于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籛音翦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依仁游藝少儀云士依于德游于藝文與此類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束修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哭則不歌檀弓云弔于人是日不樂註引此文是也馮河詩傳云馮陵也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為陵也聞韶疏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夫子為衛

君乎定十四年蒯聵謀殺靈公夫人南子不能而出奔宋哀公二年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郢辭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蒯聵于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以子拒父也**桓魋其如予何**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是丘也**言我所行所爲無不與爾等共之者是丘之心也**互鄉**疏云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昭公知禮乎**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此言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爲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順時世也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于冊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經無其事也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一終

論語集註箋義卷之二

泰伯第八

朱子集註

三讓謂固遜也箋記鄉飲酒云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遜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强大太王因有翦商之志箋殷紀武丁修政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而淫亂殷復衰廩辛及庚丁之後武乙無道暴雷震死太丁立既崩帝乙立殷益衰子帝辛即紂也周紀太王之時民皆歌樂之頌其德注即詩頌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古公少子季歷娶太任生子昌有聖瑞注有赤雀啣丹書止於昌戶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武王距太王四世則太王當在庚丁武乙之時即與仲雍逃之荆蠻箋春秋世本吳太伯初居句吳即無錫縣後居平江府今有姑蘇臺其地今之揚州廣德軍寧國府鄱陽湖文城分寧皆是也荆者楚之舊號越亦稱蠻吳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吳名起于太伯以前未有吳號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于越耳史記吳世家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太伯不從事

見春秋傳箋僖公五年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即仲雍言太伯不從太王翦商之志故逃之而不嗣于周

曾子有疾章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箋記檀弓上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注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箋記祭義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興於詩章

詩本情性箋漢翼奉治齊詩本傳云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文中子關子明篇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禮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箋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箋注義大旨已見纂疏詳考註意即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也還音旋案朱子格言云禮記註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最分明註云十二律陽曰律陰曰呂疏云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律呂分布十二辰始于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于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語錄云黃鍾爲宮則是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

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蔟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此即十二管還相爲宮是也又如語錄云每聲分爲十二等此即禮記疏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是也蓋十二律分配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故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夫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禮運云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吏唱迭和皆本于相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一二管相生之次至仲呂而止其詳見于孔疏正義文多不錄今以隔八相生圖列於左方以便所覽又按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者宮屬土君象也五常爲信商屬金臣象也五常爲義角屬木民象也五常爲仁徵屬火事之象也五常爲禮羽屬水物象也五常爲智又有七聲者乃益以變宮變徵二者乃樂之和去聲而聲相連接處其說見於國語十二律則配十二月見相生圖八音法八卦播八風叶八音兌音金其風閶闔乾音石其風不周離音絲其風景震音竹其風明庶艮音匏其風融坤音土其風涼坎音革其風廣莫巽音木其風清明竽立春之音籥春分之音柷立夏之音笙夏至之音塤立秋之音鍾秋分之音磬立冬之音鼓冬至之音其詳則律曆書通典皆可兼考

隔八相生之圖

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所生皆隔八位故曰隔八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下生者管數多上生者管數少相去增減之數皆不出于三故曰三分損益詳見律書

民可使由之章　**朝三暮四之術**　箋義已見纂疏芧音序或謂即橡子

師摯之始章　**亂樂之卒章也**　箋詩之正風正雅周公所定樂歌之辭也按儀禮鄉飲酒禮工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又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邦國燕禮則不歌笙間之後即合鄉樂周南召南關雎鵲巢以下六詩鄉射禮則不歌不笙不間惟合此六詩而已蓋以二南者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必以此而合樂焉此所謂亂也茲并樂之卒章乎而所謂關雎之亂以

爲風始者關雎爲國風之始也**孔子自衛反魯適師摯在官之初**箋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之會十二年墮三都自後傳文無孔子之事史記以孔子是年去魯哀公十一年魯以幣迎孔子首尾凡十五年而歸魯時師摯在官適齊入河者乃其後

狂而不直章

馬之蹄齧者必善走箋蹄音去聲周禮校人頒馬攻特注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蹄大計反

舜有臣五人章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箋此語蓋本孔氏註**邑姜治內**箋左傳昭公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註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姜姓昭十年鄭裨竈言今茲顓頊之墟有妖星告邑姜也注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唐叔卽武王子成王弟也**亂本作𤔔**箋古𤔔字注澄之切理也又古爾字注今作亂說文治也乎相亂受治之也有此二字之義

春秋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箋襄公四年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泰章

溝洫田間水道箋纂疏云溝洫之制見于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者按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匠人之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鄭氏曰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鄭氏曰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氏曰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爲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即百夫于東畔爲南北之洫十洫南畔爲橫澮九澮四畔爲大川此川亦匠人造雖丈尺之數蓋亦倍澮鄭氏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杏溪傳寘百考云周禮五官多互文冬官雖亡考工其遺也其有與五官互文者苟參而考之則經之義自明匠人之爲溝洫說者謂與遂人稀稠不同指以爲采地井田法紛紛之爭殆千有餘年莫之決也愚不自揆取二官熟復之合圖之其溝洫澮川之數頗愜事理當人情愚然後知二官之法一也遂人言夫間之道以夫計故詳匠人言田首之道以里計故略蓋互文也彼記匠人者蓋得冬官之遺文與遂人互見其必知之矣鄭賈未詳其制強分鄉遂采地以爲溝洫異于井田固失穿鑿然其圖川澮與近世諸儒之說獨勝愚仍畫其圖於前而以愚之說圖之其圖有鄭氏遂人溝洫澮川之圖賈氏匠人溝洫澮川之圖及傳氏二圖茲不須載

附錄

勇而無禮則亂 記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 仁以爲己任 表記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之能勝也行者莫之能致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通鑑光武十二年初公孫述徵李業爲博士業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毒藥酒業乃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藥而死 六尺之孤 案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歲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泰伯第八 泰伯 吳世家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列爲諸侯 其言也善 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

又晉趙孟孝伯病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人以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六尺之孤 鄭元註云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

有臣五人 孔曰禹稷契皐陶伯益疏稷契帝嚳之子顓頊之後伯益皐陶之子

亂臣十人 太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畢榮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畢公文王庶子太閎散南宮皆氏顚夭宜生适皆名也文母文王之后太姒也從夫之謚武王之母

黻冕 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周禮司服云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禹之黻冕則五冕皆是也

溝洫 案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

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子罕第九

朱子集註

麻冕禮也章　麻冕緇布冠也　箋冕者天子至于大夫之祭服也冠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常服也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達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則知冠者自天子至于庶人之常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曰衮冕曰鷩冕曰毳冕曰希冕曰元冕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所不同者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耳雜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則知冕者自天子至于大夫之祭服也齊爾則麻之與緇布冠不

同可知也按儀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鄭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頍而爲之耳纚今之幘梁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此緇布冠之制也按玉藻十二旒前後邃延疏冕以板爲之以延覆上延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爲元覆于冕上出而前後故云前後邃延白虎通云麻冕女工之始國語曰夫人織紘綖古者績麻爲布上元下朱以爲冕之表裏以二尺二寸之幅而容二千四百縷之經則至精之布也非夫子時乃以絲易之爾此麻冕之制也書稱康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則貴者之服也蔡氏傳云以三十升麻爲之是也當是時夫子猶爲大夫故得用麻冕今以緇布冠名之於義恐未安此蓋孔氏註云冕緇布冠也冠者首服之名冕者冠中之別號集註承其誤耳故三禮圖云語曰麻冕禮也蓋以布衣版上元下黃取天地之色白虎通云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前後邃延者進賢退不肖也以此證之義可見矣

子畏於匡章

陽虎曾暴於匡 箋史記孔子世家註匡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里宋之邑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孔子邢昺疏義所引顏刻蓋刻乃孔子弟子昔常從陽虎入匡所謂由彼缺者昔所被攻闕破之處也然謂匡爲宋地則可疑者按左傳定公六年陽虎侵鄭取匡獻其俘于晉時衛公叔文子曰天

九多陽虎之罪以斃之此暴于匡之明證也史記註匡宋邑在滑州考春秋疆理書及張洽地理沿革則宋無滑州惟鄭有滑州即廩延也而宋之匡則開封府扶溝縣宋有承匡則在陳留襄邑縣史註豈非誤以承匡爲匡歟然又指爲滑州則非承匡矣姑俟知者考之

太宰問於子貢章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箋按侯國冢宰之事司徒兼之其下當置小宰按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音太一日大宰蓋總攝羣職者大夫曰太宰僭也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孔穎達云蓋欲魯特置此官以榮己以後更無太宰知魯竟不立之纂疏謂當時惟吳宋二國有是官者考之春秋宋有司馬督西鉏吾向帶皆爲太宰吳有太宰嚭然楚亦有公子辰伯州犂薳啟彊爲太宰皆僭也洪氏稱宋太宰者列子仲尼第四云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吾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鄭云吳太宰者以子貢會與吳太宰語合論語問于子貢之說洪氏引列子之言則太宰自對夫子言而非問諸子貢者二說當各詳其義

吾有知乎章　**聖人之教人俯就之**箋記檀弓上云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

鳳鳥不至章　**鳳鳴於岐山河中龍馬負圖**箋國語周惠王十五年內史過曰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

伯射王於鎬注鸑鷟鳳之別名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顧野王符瑞圖云昔伏羲之王天下也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孔穎達易疏伏羲得河圖而作易

子疾病章

大葬謂君臣禮葬 箋 如喪大記君殯用輴欑大夫殯幬君殯以衡大夫士以咸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周禮冢人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職喪掌事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是也輴勅倫反喪車也欑猶菆也菆木以周龍輴而塗之幬音道覆也疏謂棺衣覆之也殯以衡者諸侯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而下備傾倒也咸緘也大夫以綍緘之而下此皆禮葬之事也

曾子之死起而易簀 箋 記檀弓上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註簀謂牀第也華畫也此乃大夫之牀簀也睆乃刮其節目字或爲剖

自衛反魯章

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 箋 世家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註此哀公十一年也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在衛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去魯凡十四年

而反哀公問政是時周禮在魯箋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未見好德章　靈公與夫人同車箋史記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孔子爲次乘云云家語又云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後生可畏章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箋曾子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訓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

衣敝縕袍章　縕枲著也箋記玉藻纊爲繭縕爲袍註衣有著之稱著音灼今俗稱著絮是也枲卽今之紵絮晦翁解易乾坤之縕云縕衣絮也卽如縕袍之縕言乾坤是易之骨子

可與共學章　易九卦終于巽以行權箋易繫辭云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案漢公羊桓十一年云鄭祭仲知權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此反經之論始于公羊也

唐棣之華章　唐棣郁李也箋爾雅云

唐棣名移似白楊江東人呼夫移常棣棣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據此則似白楊者曰郁李卽唐棣也如櫻桃者常棣也爾雅疏引文集云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棣者然晉書曹志傳云周公之詠鴟梟召公之歌棠棣則亦有用此棠字者

偏晉書作翩 此條原本脫注今仍之

附錄

子畏於匡 沈道原曰君子畏乎在我者不畏在天者不能窮理盡性此則在我者君子所當畏也既能窮理盡性矣雖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然則孔子何爲畏匡也曰此記者之云耳猶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文王與紂之事也夫窮理盡性然後作易何憂患之有故匡人之圍以事觀之則爲可畏以理考之則非聖人所畏也

高堅前後 語錄曰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記仲尼燕居云子貢問曰敢問何以爲此中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故此章歸重於約我以禮

子欲居九夷 漢武元封三年置樂浪臨屯元菟眞番郡班固曰元菟樂浪本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有罪欲自贖者雖免爲庶人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野飲食以籩豆可貴哉仁善之化也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子欲居九夷

有以也夫鄭夾漈六書序亦云東夷之俗仁仁者壽孔子欲之九夷浮海良有以也

不舍晝夜 陸德明釋文音捨集註音上聲楚辭辨證則從顏師古洪慶善之說以爲舍止息也如屋舍次舍之義音去聲集註序於淳熙丁酉而辨證題慶元己未相距蓋二十餘年然則正當以去聲讀之石洞紀聞之說恐未及考此

松柏後凋 松柏不因霜雪而凋至春而後易葉故曰後凋

唐棣之華 朱子小學樂器篇云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而夾正因得合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愚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云云小序亦云閔管蔡失道而朱傳以爲序得之是二詩皆爲管蔡而作唐棣乃獨爲逸詩何與李清臣辨之云彼作詩者因兄弟之不咸而喻以唐棣既曰爾思又曰豈不又云室遠夫子意謂詩人失辭所以刪而不取

子罕第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黨人 五百家爲黨

麻冕 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冕得爲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記

曰始冠緇布之冠也 **畏匡** 案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者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貌似陽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云云包註虎會暴匡夫子弟子顏刻與虎俱行後又爲夫子御至匡匡人相與共識刻又孔子貌類陽虎故匡人以兵圍之 **太宰知我乎** 鄭云是吳太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太宰嚭也 **齊衰者** 齊衰周親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 **子疾病** 包曰疾甚曰病 **居九夷** 案東夷傳云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一曰元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委人九曰天鄙 **自衛反魯** 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云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 **三軍**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匹夫** 士大夫以上有妾媵庶人賤但夫婦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縕袍** 孔曰枲著也鄭元云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纊新綿今云枲著者雜用枲麻以著袍也

朱子集註

朝與下大夫言章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箋記王制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君召使擯章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 箋按儀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謂主國之君使接賓客者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諸侯相見上擯與下介對下擯與上介對諸侯覲天子則上擯對末介末擯對上介蓋天子南面諸侯北面故也又見註疏纂要儀禮諸侯覲天子圖及諸侯相朝聘圖附于左方

諸侯覲天子

擯 上擯 擯 擯 擯 末擯

末介 介 介 介 介 上介

諸侯相朝聘圖

賓

上介 次介 次介 次介 次介 末介 每介相去三丈六尺

侯伯七介四擯公與子男擯介之數又異

大門闑

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箋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又周禮秋官大行人司儀之職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而上公侯伯子男之介擯各有差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謂之禮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

出入公門章　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箋曲禮註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臣統於君不敢由賓故說闑東也此語最明白故語錄云自外入右正與此合然又云此右字自內出而言則二說矛盾矣讀者詳之棖闑之間見玉藻棖音層

執圭章　執主器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疏主君也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郊特牲上介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禮箋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因齊人歸女樂遂去魯適衛晁氏謂適齊與史不合不知何所据且孔子方以齊人歸女樂而去決無適齊之理

紺緅飾章　緅絳色箋按考工記鍾氏染羽五入為緅鄭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元色者在緅緇之間其

六入者與審此則縐非綷袗單也箋曲禮曰袗絺綌不入公
色雙峯饒氏亦嘗辨之門鄭註袗單也孔子曰當
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也又玉詩所謂蒙彼縐絺
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註振讀爲袗袗禪也
箋按衛風君子偕老詩蒙彼縐絺是泄袢也註夏則裏衣縐
絺展衣必覆彼縐絺之上縐絺是當暑泄去袢延烝熱之服
也展衣者夏則裏之以縐絺據此則所引詩似與表而出之
之義不合朱子詩傳亦云展衣以蒙絺綌又曰或云蒙謂加
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
之也合而觀之讀者宜詳其義集疏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
之服也箋記郊特牲黃衣黃冠以祭息田夫也觿礪之屬箋
季秋而草木黃落服象其時物之色記
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有小觿大觿刀礪觿
如錐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刀小刀及礪礱也其餘若深衣
要半下齊倍要箋齊音咨要半下者按深衣要縫半下注云
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齊倍要者
玉藻云縫齊倍要疏云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
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則要廣七
尺二
寸也

儀禮裳制圖

要有辟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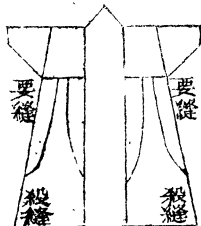
旁無殺縫　旁無殺縫

後四幅前三幅

深衣制

要縫　要縫

殺縫　殺縫

裳之下曰齊

前後共一丈四尺四寸此所謂齊倍要也殺縫之殺音去聲

明衣布章　**浴竟即著明衣**　箋記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

不飲酒不茹葷　箋莊子人間世篇顏淵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食不厭精章　**精鑿也**　箋鑿亦作糳韻逆精細也說文糲米一斛舂爲九斗曰鑿左傳云粢食不鑿詩云白石鑿鑿取其明之義也

聶而切之爲膾　箋記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蓋聶則大切切則細切先大切而後細切也軒或爲胖音判又周禮或牒而不切或牒而切之牒與聶同

漢陸續之母　箋後漢明帝十四年吳郡太守尹興門下掾陸續習連連楚王英事詣廷尉續母自吳來洛陽作食以饋續續對食泣曰母來不得見治獄使者問何以知之續曰母切肉未嘗不

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之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 箋記內則魚膾用芥醬麋腥濡雞濡鱉用醢醬濡魚用卵醬實蓼之類濡音而以汁和者卵音鯤魚子也 **薑通神明去穢惡** 箋拔本草卷第八草部云濕州生姜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箋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鄭註發端曰言述答曰語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 箋朱子語錄古人祭固十他祭食豆間有饭盛之卒食撤去 **鄉人飲酒章** **六十杖於鄉** 箋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周禮方相氏** 箋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方相猶言倣想可畏之貌難與儺同方良者音岡兩 **亦必朝服而臨之** 箋郊特牲注朝服祭服也 **君賜食章**

王曰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 箋周禮天官膳夫掌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以樂侑食膳夫授祭何品嘗食王乃食注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味者殺牲盛饌曰舉三日一舉以朝食也祭謂刌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者也刌音忖斷也割也切也 **寢不尸章** **惰慢之**

氣不設於身體箋樂記惰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使耳目鼻口心志百體皆順正以行其義負版持邦國圖籍者箋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民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注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周禮獻民數於王箋秋官司民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又小司寇之職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孟冬祀司民星也獻民數於王王拜受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箋記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升車章顧不過轂箋纂疏引語錄云立視五巂此乃曲禮文巂猶規也車輪一周爲一巂末章嗅當作狊箋爾雅云鳥曰狊張兩翅皆氣體所須狊字乃從目從大今作臭恐誤石經二字已見大學或問漢石刻詞箋義

附錄

入公門儀禮受玉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玉藻賓入公門行不履閾行不履閾曲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行不履閾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鞠躬如也儀禮受玉云下階發氣怡

然再三舉足又趨注云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緇衣羔裘**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去喪無所不佩**玉藻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注謂天子以至士記間傳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羔裘元冠不以弔**檀弓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鄉人儺**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階存室神也禓音傷卽儺也**廐焚**記雜記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人大夫再亦弔之道也又家語孔子為大司寇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為火來者拜之子貢問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君命召**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君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節緩則持一節个漢使者擁節**朋友死**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山梁雌雉**集註云有闕文愚意謂當是山梁雌雉翔而後集子曰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嗅作戛子曰色斯舉矣如此則文從義順似不費詞讀者當更詳之**沽酒市脯**魏鶴山師友雅言云時有酒醑我無酒沽我酤藉酒也王謂一宿酒曰沽沽音古鄭謂酤酒非三代無沽酒者沽酒市脯亦謂一宿酒耳鶴山云亦只是个不好的字濫也惡也直謂榷酤之沽矣繹焉

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衣前後襜如一俛一仰前後襜如也君召使擯賓之副曰介主之副曰擯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向而立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衡謂車轅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側邐迤西北並東向而列主人出直闑東南西向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向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旁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旣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已恐爲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之末介以次繼傳之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于主人傳辭旣竟而後進迎賓至門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朝位各下其君一等主君待之揖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向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

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闑外闑東南西向陳介西北東向逆遲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逆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

執圭 執玉之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解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粗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注南儒者注云直者為信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粗略義或然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穀所以養人蒲乃為席所以安人蓋琢為穀稼及蒲葦之文皆徑五寸其璧則內有孔其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紺緅 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再染以黑乃成緇矣

表而出之 加上衣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為其形褻故也

朝服而朝 朝服皮弁服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鞸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常辟蹙其要中魯自文公不視朔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子君所謂我受其禮也

沽酒 **市脯** 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王[illegible]云大[illegible]不得迮

車馬皆從而省又也

一 食不語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言悄寢息宜靜故不言也

先進第十一

朱子集註

野謂郊外之民後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郊有遠郊近郊四郊之分周禮縣師掌郊里之地註郊在國之外載師及司勳職遠郊近郊之征役註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小司徒及閭師遂士掌四郊註曰郊皆去國百里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鄭氏曰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賈氏曰爾雅云郊外曰野者非謂郊外二百里之中縱四百里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亦云掌野野亦謂百里郊外至五百里皆稱野也又禮記王制大學在郊註引尚書大傳四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乃殷制也疏周制則司馬法云天子畿內千里百里爲郊聘禮註云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箋易大過卦巽下兌上初六上六皆陰柔象曰棟橈本末弱也過剛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本義云大過既棟橈則不好了卻因剛而能中巽而說行所以利有攸往也小過艮下震上上下二體皆陰象

曰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本義云小謂陰也陰多于陽小者過也然二五皆以柔得中故可小事而吉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二卦皆欲損過就中之象也**從我於陳蔡章**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箋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若用事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壹石炊之史記云哀公四年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久留陳蔡用事于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絶糧七日乃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之孔子然後得免家語云孔子因楚聘路經陳蔡史記云孔子久留陳蔡而楚聘之二說小異**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箋四科二字始于孟子註蓋盡心上云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趙岐註凡此四科優劣之差又後漢鄭元傳云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班固傳云十子才兼四科邢昺疏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集註則本疏文**故知十哲世俗論也**箋唐書高宗顯慶二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唐藝文

代宗大曆元年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廟皆未見有十哲之論元宗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瓘奏四科弟子宜參配享制曰顏生等十哲宜為坐像曾參合從祀此十哲之論所從始也

三復白圭章 事見家語 箋南宮括字子容居南宮因姓焉孟僖子之子家語云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容納之行也

顏路請子之車章　鯉孔子之子先孔子卒 箋家語孔子三歲而父叔梁紇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孔子遇舊館人之喪賞脫驂以賻之 箋檀弓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賻之

命車不可鬻諸市 箋王制命服命車不粥于市註云尊物非民所宜有按曲禮夫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註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周禮春官九儀之命無命車

問事鬼神章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箋易上繫云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竊詳註文蓋本此義

閔子侍側章　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 箋衛世子蒯聵欲弒其母南子得罪靈公

定十四年出奔晉靈公卒遺命立公子郢郢辭哀公二年國人立蒯聵之子輒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哀十四年蒯聵入孔悝家遂與其徒攻出公出公奔魯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乃下石乞盂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遂結纓而死孔悝乃孔文子之子文子娶蒯聵之姊生悝悝母孔姬迫悝納之

由之瑟章　北鄙殺伐之聲

箋家語辯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入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舜彈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然殷紂好為北鄙之音其亡也忽然云云

季氏富於周公章　急賦稅以益其富

箋魯自襄公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其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昭公五年三月舍中軍傳云卑公室也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柷減已稅以貢於公國民不復屬於公公室愈卑矣四分者叔孫氏孟孫氏各得其一而季氏獨取其二是季氏之賦又多於二子矣哀公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終用田賦蓋司馬法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爲邱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乃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革車一乘此乃邱賦也今用田賦則改其舊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若如此則一邱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牛馬乃多于常一十六倍杜氏以爲如此此則賦太多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之法田之所收及家內資財幷共一馬三牛今欲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又計其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爲所出倍于常也舊田與家資同賦今欲別賦其田故言欲以田賦也已上左傳疏愚按冉有聚歛即田賦之事集註謂急賦稅以益其富者葢舍中軍之時季氏已于四分之中獨得其二今又急于田賦是益富也左傳于仲尼荅冉有之問必曰有周公之典在故論語謂季氏富於周公者此也此段大意又見魯語

聲其罪以責之 箋春秋莊公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註云聲其罪疏鳴鐘鼓聲其罪往討伐之

回也其庶乎章　賜不幸言而中 箋事見註疏纂要

子畏於匡章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箋國語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臣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人之道也欒共子哀侯大夫又檀弓言事親事君事師

服勤至死意與此同

子羔爲費宰章

子產說學而從政 箋此乃集成引語錄之言左傳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僑聞之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四子侍坐章

我雖年少長於女 箋家語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求少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四十二歲曾皙不見所載之年

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 箋按穀梁襄二十年又云五穀不升謂之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集註所引乃出爾雅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升音登嗛郎歉

方六七十小國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 箋記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又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

端元端服 箋纂疏輔氏引記玉藻天子元端朝日諸侯元端以祭是已考鄭注則端皆當爲冕字之訛也謂元衣而冕二義宜詳之

章甫禮冠 箋纂疏引輔氏云夏曰母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者出記郊特牲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或謂委貌爲元冠母追上音牟下音堆孔穎達疏云鄭注士冠禮委

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大夫也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正義曰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元冠故云或謂委貌爲元冠

單袷之衣 箋二字乃二義單是單衣袷是夾衣無絮者袷亦作裌音夾

祭天禱雨之處 箋月令有司大雩凡雩天子在上帝諸侯主星辰山川故謂祭天雩大旱之祭也雩者吁嗟也旱而呼嗟故曰禱雨舞雩者巫覡歌舞以求神故曰舞雩春秋魯之大雩二十有一

附錄

由也不得其死 哀公十五年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魯人爲長府 胡文定公云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今考春秋不見有長府之書或者因閔子之語而止耶

師過商不及 記仲尼燕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

子羔爲費宰 春秋疆理書費邑初賜季友其後遂爲季氏邑即今沂州費縣

四子侍坐 考子路冉有公西華所對與公冶長所載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如出一口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云云此即夫子許以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冉有則曰方六七十云

云此即夫子許以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公西
則宗廟之事即夫子許以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端章甫 元端之用天子以爲燕服及齊服大夫以齊士祭以
旣冠則服之以見鄉大夫鄉先生如晉侯端委入武庫劉定
公曰吾端委以治民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則元端之用
爲尤
多也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億則屢中 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
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
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

小相 相爲主君
擯者及賓
之介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又卿爲上
介大夫爲承介士爲末介小相者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
爲承擯紹擯亦介
末介之大夫士耳

顏淵第十二

朱子集註

克勝也箋揚子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勿者禁止之辭箋通志六書略云勿者州里之旗也勿字似旗腳者勿本爲旗而爲勿不之勿故語錄謂司馬牛憂曰章牛有兄○至死也箋宋景公患桓魋公使夫人驟請享焉夫人景公母也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邑名公不可魋伏甲請享公公知之遂攻魋其弟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向魋亦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又見註疏纂要子夏哭子喪明箋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

子張問明章易所謂剝床以膚箋剝坤下艮上之卦朱子本義云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初六剝床以足剝自下起六二剝床以辨辨床餘也進而上矣六三剝之无咎衆陰方剝陽而己獨應之失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註疏云六三與陽相應可无咎六四剝床以膚凶陰禍切身故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哀公問於有若章周制云云故謂之徹箋篤公劉詩云徹田爲糧朱子云周之徹法自此始周公蓋因而修之耳魯自宣公稅畝箋宣

公十五年經書初稅畝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註借民力治田稅不出此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豐財之道也**征斂無藝**箋周禮匠人九井鄭注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賈公彥疏藝為準法

齊景公問政章　**大夫陳氏厚施於國**箋史記陳氏之先陳完自陳奔齊桓公使為卿齊莊公景公時陳文子陳桓子始大于齊行陰德於民以大斗貸粟以小斗受之晏子曰在禮家私不及國景公不能止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箋史記齊世家景公妾燕姬生子未冠而死嬖聲姬無子鬻姒生荼胡姬生陽生哀公五年齊侯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號安孺子秋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皆出奔**陳氏弒君簒國**箋哀公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於魯陳乞弒荼陽生立是為悼公哀十年齊人弒之子壬立是為簡公哀十四年陳恆弒之簡公弟平公立平公以下後二世七十年時周安王十一年田常遷其君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康公名貸既亡無子田和遂為諸侯太公之後乃滅

片言折獄章

宿留也箋舊訓宿為豫今訓留**小邾射以句繹來奔**箋哀公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

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意謂魯或有事伐小邾非已敢問則已言不信愧死其城下可也又射是竊地叛臣與之相要是以射為義恥與不義交好故弗從射是邾之大夫句繹地名射音亦句音勾

季康子問政前章 **魯自中葉政由大夫**至**甚矣** 箋其事見註疏纂要季氏第十六子曰天下有道章季康子名肥季桓子之子

附錄

克己復禮 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又家語正論解孔子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為仁是夫子答顏回之說古有是語

崇德辨惑 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疑古有是語

子張問崇德辨惑錯簡 賓退録趙與時云平菴趙先生云忠信徙義崇德者聖人特因子張之問而答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于常人矣此詠故為明白不必疑其錯簡

政者正也 記哀公問政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矣

顔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皆有兄弟 哀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魋遂入于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以謂之桓司馬

二吾猶不足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復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知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日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

君不君臣不臣 史記田完世家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夷生泯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啟及僖子乞乞卒子常代之是爲田成子成子弒簡公專齊政成子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大公和和遷齊康公于海上

博學於文 或本有作君子博學于文

舞雩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疏封土爲壇除地爲墠

子路第十三

朱子集註

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箋纂疏引語錄云如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星言夙駕稅于桑田與大以時循行阡陌勞行講武之類按呂氏春秋云宓子賤彈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衛詩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云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說者稅倌人主駕者也朱傳云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于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說舍止也桑田勸農之地也

仲弓爲季氏宰章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箋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衛君待子爲政章　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箋父之廟曰禰禰出公不父莊公而禰其祖靈公也蒯瞶欲殺母箋事見雍也第六又述而第七箋義

請學稼章　種五穀曰稼箋周禮職方氏五種註黍稷菽麥稻又天官三農生九穀註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魯衛之政章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箋魯始祖周公旦文王第四子周公子伯禽封于魯康叔衛始祖周文王少子成王時爲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分其地以立康叔封爲衛伯

衛公子荊章

公子荆衛大夫箋荆衛之諸公子襄公之後名南楚子適衛章 西京之教無聞焉箋註文引文明太宗三君言之而西京之教無聞者前漢都西京蓋言漢文帝也文帝承秦敝之餘雖能與民休息海內富庶貫朽粟腐而賈誼請興禮樂則謙遜未遑固無所敘也苟有用我章 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而發箋按史記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止孔子弟子公良孺鬬甚疾蒲人懼出孔子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冉有退朝章 魏徵獻陵之對箋通鑑唐太宗文德皇后葬昭陵上念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觀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獻陵乃唐高祖墓一言可以興邦章 詩曰如幾如式箋楚茨詩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朱傳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舊註言福之來如期不遲晚也其多如法不乏少也莒父宰章 莒父魯邑名箋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晉服杜皆不釋地名故程氏蝸埋記在闕地之日南人有言曰章 恆卦九三爻

辭箋恒巽下震上之卦朱子本義云九三位雖得正然過剛而不中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又曰承如承奉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善人敎民章　務農講武之法　箋按國語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于農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文多不載又月令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也　**皆當思其作爲如何**　箋纂疏引蔡氏曰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恐當以此推之按禮記王制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孔穎達疏云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一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一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皆有十年之蓄此云九年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閒大畧有閏月十二是爲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也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

附錄

南人有言曰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云云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之言君子小人者多矣今因此章而依次類集庶知君子小人之詳爲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雍也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述而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顏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憲問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衛靈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陽貨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以君子小人對言者凡共一十六章

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名之必可言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襁負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使於四方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告賦詩以見意公子荆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有直躬者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與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意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不恒其德此易恒卦之九三爻辭也王弼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不全尊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恆而分無所定無恆者也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

憲問第十四

朱子集註

有德者必有言章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箋記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云云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南宮适章　羿滅夏后相而篡其

位箋按史記太康失邦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少康立左魏莊子曰昔夏后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相爲澆所滅有夏之臣靡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殺澆與豷有窮遂亡按帝相被篡歷羿浞二世四十年而史記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疎略之甚又按有窮乃羿之國開德府衛南縣有古鉏城則鉏窮石大鉏不遠矣程氏春秋疆理書

羿春秋傳作澆浞之子

箋帝王世紀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羿及豷羿多力能陸地行舟使羿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愚按澆羿二名春秋傳以爲澆帝王世紀以爲羿其實澆卽羿也豷許器反

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

箋后稷名棄其母姜嫄履巨人跡而生舜封之於邰別姓姬氏稷卒其後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甫太伯季歷西伯文王凡十六世至武王遂有天下隃音逾

愛之能勿勞乎章　蘇氏云禽犢之愛婦寺之忠

箋楊子學行篇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問道篇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曰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五代史宦者傳云自古宦者之禍深矣又曰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葢其能以小善中人

之意小信岡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此卽所謂婦寺之忠也

禆諶草創章

禆諶以下四人 箋襄公三十一年傳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于辭令禆諶能謀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禆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行人掌使之官 箋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諸侯之行人亦當通掌此事釋例曰使以行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春秋分記職官書載

或問子產章

子西能遜楚國而立昭王 箋昭公二十六年傳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平王長庶子子西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令尹懼乃立昭王亦平王子名軫

昭王欲用孔子 箋史記孔子厄於陳蔡於是使子貢使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王武王百里之國卒王天下今孔丘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書社

之人封
孔子
子西辛召白公以致禍
箋事見大學
或問箋義
荀卿所謂與之
書社三百
箋荀子仲尼篇云立以爲仲父而貴賤莫之敢妬
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
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拒也又禮記雜記大夫之喪執引者三
百戸鄭註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戸之制孔疏邑三百戸者
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註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
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戸故論語
云管仲奪伯
氏駢邑三百
子路問成人章
莊子魯卞邑大夫
箋僖公十
七年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卞杜註卞魯邑疆理書隋開皇十六年於卞
故城置泗水縣今屬襲慶府按纂註所引卞莊子三戰三北
事見劉向新序第八卷末章又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
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註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也
公叔文子章
公叔文子衛大夫
箋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
作發謚貞惠文子見檀弓下
靈公時臣集註本拔作枝字誤也或問吳氏曰文子請享靈
公蒸定公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註欲令靈
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
罪必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鰌曰無害子臣
可以免戍也驕其亡乎戍
文子之子明年得罪出奔
以防求爲後章
防武仲所封邑

箋隱九年釋例曰琅琊華縣東南防地琅琊今沂密州地

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

箋襄二十三年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日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乃止訪于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即公彌使從庶子之禮立于悼子之下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見之曰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公鉏然之孟莊子之長子曰秩次曰羯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欲立之謂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立羯秩奔邾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命攻臧氏紇奔邾文多不載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爲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臧文仲宣叔紇祖父也臧爲紇異母兄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威公伐楚文公伐衛

箋伐楚見僖公四年伐衛見僖公二十八年孫復云以乘勝之師致襄王于踐土是也

二公他事亦多類此

箋齊桓伐楚之先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十五年盟于鄄十六年九國盟于幽齊始霸也襄陵許氏曰齊桓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愼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閔

公元年狄人伐邢齊人救邢胡氏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傳二年城楚邱而封衛呂祖謙曰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當時夷狄憑陵中國之甚非齊桓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矣八年葵邱之會則一明天子之禁則知翼戴襄王之實信矣晉文公伐衛致楚之外如天王狩于河陽註疏已言之矣如僖二十五年請隧伐原之事劉器之曰晉文請隧非眞請之也示欲逼周取天下若楚莊王之問鼎也欲周人窺見其意而與之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奪之也且王室都洛與溫原近今晉以兵圍而取之逼王室甚矣而左氏稱其伐原示信何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 **齊襄公無道** 箋襄公名諸兒齊僖公之子程公說曰齊襄公絕滅天常縱肆人欲甚矣其荒也而不知恥矣急功名當魯桓之末爲奚之戰以爭疆場明年會桓於濼未幾而桓公有彭生之禍姜氏來孫襄公宜少惕矣夫何會于禚享于祝邱爲惡益遠紀何辜也而遷其三邑衛何罪也而荐與伐之之師又偕魯圍郕而安受其降魯師還于秋而無知之弑作矣詩于南山刺其淫甫田刺其求大功盧令刺其荒用以見其內淫而外暴以及于弑至于敝笱之刺文姜猗嗟之刺魯莊載驅之刺宣淫皆列之齊國風于以參譏之也

九合諸侯章 **九春秋傳作糾** 箋莊公二十七年同盟于幽穀梁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故註疏引之取衣裳之會十一

而去北杏陽穀之會爲九公羊則無其說註疏又引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者其文蓋出于國語今集註謂春秋傳作糾者蓋僖二十六年齊侯伐魯公使展喜犒師展喜謂齊侯曰昔周公太公夾輔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謀其不協故集註謂九糾古字通用

管仲非仁者與章　**程子曰**

威公兄也　箋據荀子仲尼篇云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其後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爲兄獨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上書不遜上令將軍薄昭與厲王長書云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韋昭注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程子斷然以子糾爲弟者雖有薄昭之言可證然程朱二子之意皆以春秋書法斷之謂經書小白而係之齊明其當有國而爲長矣此所謂衆言殽亂折諸聖者是也

如唐之王珪魏徵　箋唐祖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于上秦王世民功高上有意以代建成由是秦王與太子有隙武德八年秦王殺建成元吉時魏徵爲太子中允王珪爲太子洗馬秦王既殺太子引魏徵爲詹事主簿王珪爲諫議大夫

衛靈公之無道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箋周頌烈文之篇競强也言莫强于人能用之則無能勝之而皆從其訓

陳成子弑簡公章　**陳成子齊大夫**　箋莊公二十二年陳厲公

子完字敬仲奔齊成子上距敬仲恰十世哀公十八年事在弑簡公立其弟平公後二世七十二年而田氏代齊矣

春秋哀公十四年 箋哀公五年齊景公疾命立嬖人鬻姒之子荼秋景公卒羣公子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八年陳僖子召公子陽生立之是爲悼公陽生既歸齊留其子壬與闞止在魯日事未可知哀十年悼公遇弑子壬立闞止有寵使爲政陳成子憚之十四年夏四月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六月弑之

蘧伯玉使人章

蘧伯玉衛大夫孔子嘗主於其家 箋按史記孔子自陳適衛衛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反乎衛入蘧伯玉家

思不出其位章

此艮卦之象 箋此艮上艮下之卦象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朱子本義云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爲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于極而不過之意也如人君止于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敬以至父子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故集註謂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此章凡四見而文各有異 箋學而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

不已知患其不能也衛靈公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不逆詐章　**億未見而意之也**　箋按論語不億不信億則屢中蓋此與胷臆之臆字同知臆度之臆韻書云億度也朱子以意釋億者賈誼服賦請對以意師古曰叶音億史記作億如此則曰億曰臆曰意義皆通

以德報怨章　**或人之稱今見老子書**　箋老子第六十三章云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公伯寮章　**公伯寮魯人**　箋史記列傳公伯寮字子周孔子弟子注云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寮讒愬子路者非弟子之流按此說爲是故集註只謂魯人史引申繚子周蓋疑其爲公伯寮誤也家語有申績子周以申績爲申寮亦誤也

擊磬於衛章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　箋按史記禹本紀云凡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語以憂者擊磬蓋聖人有憂世之心而未嘗忘天下也愚意朱子之註本此　**以衣涉水攝衣涉水**　箋二語見爾雅爾雅釋水泉例及鄭氏詩註爾雅云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又鄭樵通志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然履石渡水之義與深則厲之厲義不同若攝衣之義卽詩所謂褰裳涉洧謂膝下也

子路問君子章　**此體信達順之道**

箋禮運云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疏云言誠實能行此太順之道以致太平如上文言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民無凶饑妖孽之疾甘露醴泉麟鳳之應是也此體信達順之效也故程子以爲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者卽禮運之義也又纂疏所引且以一國之君看之至然後物不能蔽此一段乃朱子格言所載云楊至之問修己以敬章程氏如何說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先生曰如此乃見公全不用工夫聰明睿知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云云至然後物不能蔽又朱子格言云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只箇敬不得如堯舜之德四箇字獨行這箇敬字爲首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又曰敬有死底有活底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以義辨其是非不明則不活

原壤夷俟章　原壤孔子之故人　箋記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

母死而歌　箋檀弓原壤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

本章　或問胡氏之說　箋語見集成按家語叔仲會魯人字子期與孔璇執筆記事於夫子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附錄

南宮适問於孔子 張無垢曰此章全在不答處聖人立論坐見萬世之後要不使有時而窮夫力非所以取天下也然有以力得之者有德而宜有天下也而不得者亦多矣是适言羿奡有時而窮夫子將言其非恐啓名教欲言其是則其病猶适也故皆不答而已及其既出而謂之尚德君子者蓋美其用心也

禹稷躬稼 時趙與資退餘漫文敏公云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云禹曰暨稷奏庶艱食鮮食則嘗躬稼矣

子產惠人也 記仲尼燕居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也昭公二十年子產疾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云云及子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史記子產行仁而愛人其死也鄭人皆哭之如亡親

管仲不死 家語致思篇子路問管仲云云子曰事所射之君通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衛靈公無道 家語賢君篇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賢孔子曰衛靈公乎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信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慶足者國有事則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郊舍三日琴瑟

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　**以德報怨**　或問中引表記云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以說德好然表記又有子曰以德報怨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郤不及引此　**高宗**

諒陰　檀弓下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又記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善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按纂疏所謂梁闇與梁氏書註皆本此竟鄭氏之註也

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危言危行　包曰危厲也　**南宮适**　魯大夫南宮敬叔名縚字子容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　**羿奡**　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疏羿居窮石之地以窮爲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孔注尚書云羿諸侯名羿竝與帝嚳射官然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號

非復人名不知此與名爲誰也云篡夏后相之位者說見襄四年及哀公元年裨諶草創註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詞蓋裨諶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或問子產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疏昭二十年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問子西疏按左傳公子申也代囊瓦爲令尹爲白公勝所殺者也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疏若言是人也駢邑伯氏食邑於駢三百家無怨無驕疏江熙云顏淵無怨不可及也子貢無驕猶可能也趙魏老疏趙魏皆晉卿所食采邑名也臧武仲之知疏襄二十三年左傳以阿順季氏出奔邾又以防求爲後於魯致防而奔齊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杜註云謂能避齊禍是武仲之知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疏案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爲公叔氏謚法慈愛惠民曰文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樂然後笑不苟笑也見得思義不貪取也求爲後於魯孔曰防武仲故邑襄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臧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

二勳敢不倍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疏杜預曰大蔡大龜也紇非敢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二勳文仲宣叔疏義詳見春秋襄二十三年

譎而不正正而不譎

鄭曰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疏僖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本意欲尊天子但於周室既衰忽然帥九國之師數十萬之衆入京師以臨天子似有篡奪之謀恐天子拒逆或怖懼出奔故不敢朝召諸侯會于溫溫去京近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天王不可以受朝爲辭故令假稱出狩諸侯因會朝王聖人貽訓後世以臣召君不可爲訓舊史依實而書言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改正舊史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天子自來狩獵也僖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云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杜註禹貢荆州包匭菁茅鄭特牲云縮酌用茅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昭王成王之孫南巡涉漢而溺周人諱之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舊說漢濱人以膠膠船故船壞而昭王溺不知本出于何書

管仲不死

孔冂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

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
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疏小白僖公庶子公孫無知弑
襄公者莊八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莊九年
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
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
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
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
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九合疏史記云兵車之會
三乘車之會六穀梁
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
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
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
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陽穀爲九也
霸諸侯疏
成
二年傳云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
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
又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
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
不能死註管仲召忽于公子
糾君臣之義未正成
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
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匹夫匹婦謂庶人無別妾媵
唯夫婦相匹而已
弑簡公疏左傳錄此事與此小異此云
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公
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
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

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其文也

古之學者爲己疏范氏云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

作者七人包註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疏王弼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深則厲淺則揭疏揭揭衣也爾雅釋水文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

諒陰孔曰諒信也陰猶默也疏高宗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殷之中興主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日武丁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書中而善之冢宰周禮太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山頂曰冢故冢云大

夷俟夷蹲踞蹲卽坐也俟待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聞孔子來乃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故孔子責之